

年

卷

期

7

9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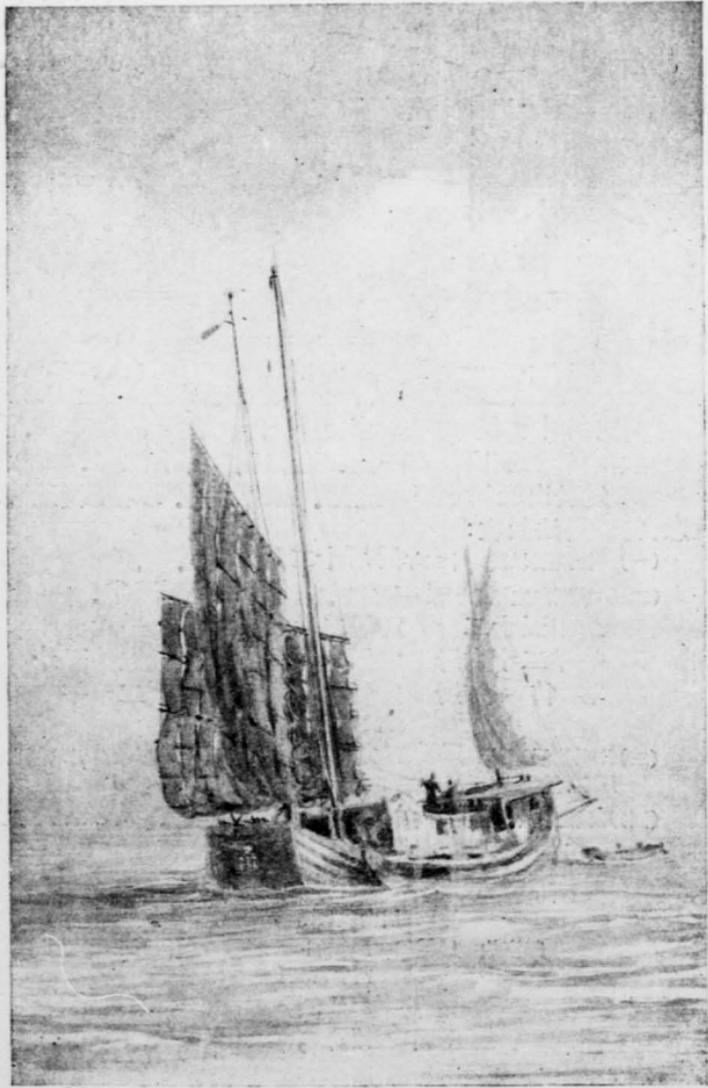
第

小 說 世 界

第 九 期

第 七 卷

THE STORY WORLD
Vol. VII No. 9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之雜誌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英 語 週 刊

ENGLISH WEEKLY

A Magazine for All Students of English

發 售

十 年
紀 念

特 價

每册僅售二分半 全年僅售一元

本刊自民國四年出版以來，已屆十年，屢承讀者來函，稱許有加，益用奮勵，茲因英文一門，致用日廣，學者愈多，本刊為普及起見，爰於出版第十週年之始，定為特價，以答讀者諸君之雅意，特價辦法如次：

(一)特價期限以民國十三年陽曆十二月底截止。

(二)特價期內定閱本刊以一年為限，報費照本刊定價減半。

全年五十二册 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

半年二十六册 定價一元一角 特價五角五分

零售每册 定價五分 特價二分半

郵費 每册半分

(三)此項特價，上海以四五九期以後出版者為限，至第四五八期以前出版者，仍照定價計算。(分館特價開始期數由各地自定。)

(四)凡已定閱本刊諸君，特價期內尚未滿期者，得憑定單照特價續定一年。

本 刊 編 撰 人

周由塵(主任)

鄭富灼 周越然 顧潤卿 黃訪書 蘇兆龍

桂 裕 李培恩 胡哲謀 劉志新 夏曾蔭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張 慧 冲 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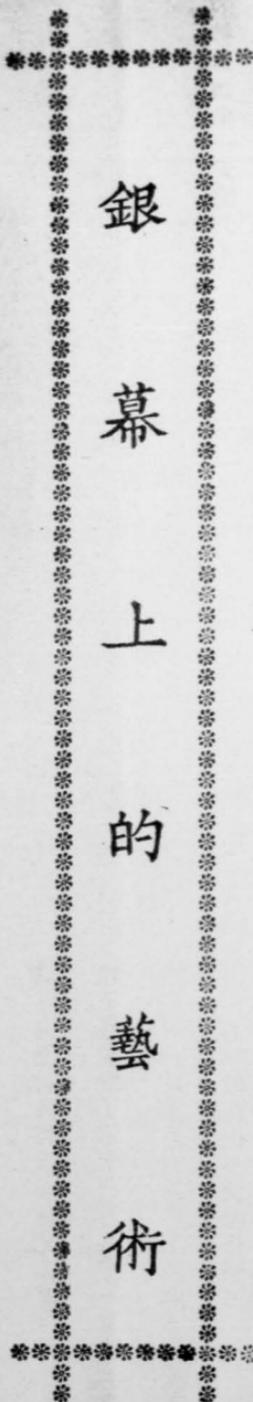
銀 幕 上 的 藝 術

好兄弟

演 員	
曹康道	張慧冲
曹康成	汪福慶
王緋蘭	張惜娟
沈芝瑛	王雅蕓

杭州曹姓。有兄弟二人。兄名康道。為三星公司重要職員。有弟名康成。是大學校學生。

族姑母帶了女兒緋蘭來杭求學。暫住他家。緋蘭是一個聰明美麗的女子。他們以前曾經同住。離別多年。忽



然聚首。談說童年往事。都覺得異常愉快。這天晚上。曹母設宴洗塵。並約了沈芝瑛女士作陪。沈女士是當地小學校教員。父母俱亡。

孑然一身。曹母甚愛憐之。欲娶為康道婦。沈女士亦頗鍾情康道。但康道對伊甚淡漠。

緋蘭進了宏道女學。與其母安居曹家。每日早出。康道送之往。然後至公司辦事。晚間放學。亦必等候同歸。

芝瑛把伊織成的絨線衫。贈與康道。康道不受。芝瑛遭其拒絕。心中甚為傷感。

汪 慶 君

緋蘭住在曹家。已經半年。兄弟二人。都懷着祕而不宣的思想。一個星期日。康成約緋蘭游西湖。西湖是中國最有名的名勝。他們蕩舟湖中。瞻玩山色。繼又到陸上游玩。緋蘭的別針。落在地下。康成拾了起來。別針上有一個愛字。康成於是說。「愛真偉大。世界上無處不充滿了愛



的勢力。如果一天消失了愛。世界就銷滅了。」緋蘭聽了。默然回到家裏。康道曉得二人同出遊玩。心懷憤念。但不便說什麼。

一天康道向緋蘭訴說傾愛之意。緋蘭沒有明白回答他緋蘭本是一天真爛漫的女子。近來飽受了愛的薰陶。而伊的心却是傾向康成。果然在一天晚間月亮下面康成來向伊求婚。緋蘭應允了。因為有許多不便的地方。暫時不宣佈。

芝瑛思念康道。適校中將放春假。寫信給康道。約他出遊。並略訴私衷。康道回信拒絕。語氣之間。淡漠無情。芝瑛雖是傷悲。但並不灰心。世界上惟有癡心女子的單面愛情。最為堅貞。最能永久。不是到萬分失望的時候。必不肯就棄止的。

姑母與緋蘭住在曹家。因為距學校過遠。賃屋遷居。自此和他們不常會晤。

這一天康道買了禮物。從公司裏出來到姑母家去。緋蘭正在趕製一件手工。不能和他周旋。禮物受了。亦沒有什麼表示。康道心中不樂。步至書案前。無意中發見康成給緋蘭的情書。由信中知道他們已經互換戒指。訂了婚約。很憤恨的走出了門。這時康成亦走來。他就藏匿在門邊花台旁。不多時。康成和緋蘭很親密的向外面去了。他至此方明白自己的失敗。以前的希望和所用的愛情。盡是枉然。他懊喪的回到家裏。看見緋蘭的照片。



芝瑛把伊織成的線衫贈與康道。康道不受。

心中恨極了。把他摔在地上。但他心中的戀愛。決不是像摔去一張照片這般容易除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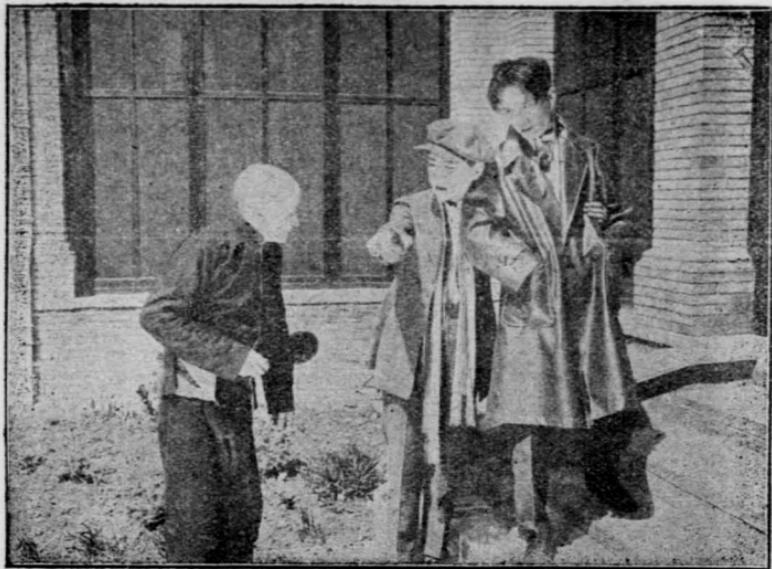
他就藏在門邊花台旁。不多時。康成和綉蘭很親密的向外面去了。



母親非常憂愁。以為芝瑛和他有愛情。就請伊去勸他。

康道愛情失敗。百念俱灰。祇是煩悶悲愁。把全世界都看作仇敵。自此改變了常度。不再到公司辦事。日夕沉溺於酒肆賭場。每晚必至午夜

大醉方歸。這樣的過了十數天。公司裏屢次來信催問。康成均託詞代兄請假。最後公司來信。如果再到公司。就要除名了。母親非常憂愁。



扶了哥哥回去。在路上對康道說。哥哥你爲什麼到這種地步。

以爲芝瑛和他有愛情。就請伊去勸他。芝瑛本想不去。但是愛心不死。又想探試康道究竟爲什麼墮落。就親自到酒店尋康道。告訴他母親的傷悲。勸他改過。康道醉眼模糊。不去理伊。芝瑛萬分悲傷的離開了他。

第二天早上康成拿了公司來信。乘哥哥方纔起身。走到哥哥房裏。把公司的信給他看。請他就到公司裏去。康道不理。把信撕了。立起身走出。康成拉着康道的袖子說。「請哥哥顧念全家。」康道不理。並用力把康成推了一交。康成心中非常難受。跑在父親遺像前哭禱。想起父親臨死時候叮囑他們力圖上進。不可墮落家聲的話。他決計竭盡心力來勸醒哥哥。

這天夜間。康成坐候哥哥回家。一直到半夜。還不回來。就親自出去尋訪。康道正在酒店裏吃醉了酒。把別的女子看作緋蘭。去和伊說話。衆人責備他。他不服。犯了衆怒。把他從樓窗上摔了下來。衆人還趕下樓來毆打。康成正趕了來。把衆人打走了。扶了哥哥回去。在路上對康道說。「哥哥你爲什麼到這種地步。」說

的時候。弟弟哭了。康道看了弟弟這忠厚純正的面龐。心裏忽然有些感動。在他失望沉迷的臉上。掛下幾點眼淚。



在枕頭下
看見
一張
緋蘭
照片。

康成扶了哥哥回到房裏。把哥哥安頓睡了。在枕頭下看見一張緋蘭照片。心裏覺得有些奇怪。就抽出來一看。背面寫了許多語言。錯落的愛情字句。康成大驚。他現在明白哥哥墮落的原因。而自己就是哥哥的情敵。康成思想終夜。要保全哥哥聲譽。只得犧牲自己的愛情。他就取了緋蘭給他的指環。到姑母家還給緋蘭。見面的時候。他很難啓齒。勉強說了要和伊解除婚約。說不出爲的什麼原因。緋蘭以爲康成是侮辱伊。不應允他。並且哭了。康成無奈。祇得取了戒指仍然回來。

這時候的康成。實在處於兩難之境。一方面哥哥這種情形。全家岌岌危險。而他却是全案罪人。一方面緋蘭不允解約。必難如哥哥之願。則全家沉淪不可救。所以康成再四考慮。惟有一死可以解決這問題。況且他愛情的失落。即使生存。亦毫無生趣。他就寫信與緋蘭永訣。把戒指亦附還了。信寫好了。交給老僕。送給緋蘭。自己就向湖邊走去。康道睡醒起身。將要到酒店飲酒。走出大門。正看見老僕持了信出去。他就喝住了老僕。從他手裏奪過這

信。見是康成寫給緋蘭的心中憤怒。撕開看了。他於是曉得此中內幕。康成的苦心。和自己非道德的逼迫。在這一剎時間。他天性奮發。陡然



他執
了緋
蘭的
手交
給康
成。

覺悟。問明老僕。知道康成是向湖邊去的。正將追去。緋蘭亦來。緋蘭因為懷疑康成突兀的說話。趕來詢問。遇見康道。得悉情由。就一同追去。康成憤然獨行。經過一橋。即投入湖中。康道緋蘭。及老僕追趕多路。遠遠看見康成投水。康道即奮不顧身。飛步趕至。從四丈餘高之橋上躍下。泅水救之。歷多時。將康成救起。急行施救。康成微蘇。睜目睇視。康道這時心地光明。積念盡除。他執了緋蘭的手。交給康成說：「緋蘭表妹是你的。」又自己執了弟弟的手說：「哥哥亦是你的了。」這時候康成的心。不知是喜是悲。他勉強用力抱住哥哥說：「哥……哥……恕我。」芝瑛既失意情場。又痛心康道之墮落。悒鬱無聊。決離杭他去。坐了馬車。載了行李。在路上遇見康道。康道就問伊到何處去。芝瑛回答說。冷冰冰世界。何處可以寄託。天涯海角。漂泊一生而已。康道默然有頃。求伊寬恕。並告之悔。芝瑛見康道言之懇

C 7
切。破涕爲笑。康道上車。同乘馬車回轉。時一輪皓月。自雲霧中出。照送歸途。

星嘉坡的銀幕觀

吳漢輝

大凡喜歡看銀幕上畫片的人們，沒一個不說是占了很大便宜的；因為每次所費的金錢沒甚麼多，然而所飽的眼福已是不可限量的了。在國內的影戲場，每次所影的時間，最多都不過兩個鐘點，但是在星嘉坡的，最少也有四個鐘點的呢。那麼我們到過星洲的人，看影戲的沒有不滿意的；還說占了十二分便宜呢。那些開影戲院的人，因為營業的發達，四個鐘點影了二十多幕還嫌少，還要率性把一套長畫三十幾幕影了出來，直至晚上響了十二點鐘仍沒有散場的。所以星嘉坡是一個小小的海島，那影戲院也可能有七八間那麼多，依然可以支撐得住。所以星洲的一方面，銀幕上底藝術，幾乎完全普及了。但是來星洲的這種畫片，俱是從美國出產的，英國的很少，其他德國的尤其是絕無僅有，差不多像吉光片羽的一般。本來德國不是沒有出產銀幕上的畫片，不過完全運往荷屬或非英屬的地方那邊，有人到那裏看過的，都說德國銀幕上的藝術，要比美國的還要勝十倍呢。在我的陋見，星洲是英屬的地方，這種德國出產的畫片，是一概杜絕沒交易的，通視為違禁品罷了。不獨德國的畫片是這樣的看待，還有很多的畫片，一經過了檢察員的眼目，他允準了纔可以開影，若他說是有傷風化的或有礙政治的，那就永遠禁止不許開影了。至於那片上的一段是用手銃或刀謀殺底狀況，他就立刻要將那幾尺的畫片剪了出來，也是作違禁品一般的看待的了。他還要將那種擺在影戲院門前任人觀看的大幅着色底畫圖，其中底人物有手執短銃的和執利刃的一部份給紙貼上了，纔算罷事。他這樣的戒嚴，是為什麼呢？是因為星嘉坡的居民，程度幼稚的多，防着他們看了銀幕上底謀殺的方法和盜竊的詭計之後，就照樣的做去，所以從前的偵探和劇盜的畫片，直至現今已成爲鳳毛麟角的一般了。我記得數年前一間影戲場開影一套怎樣製造假幣的方法，逐件和盤底托出，看見的都詫爲奇術，及至第二晚就被政府禁止不準再影了。現在我還知的是一套偵探長畫，是美國百代公司出產的名「絨指」"Velvet Fingers"是一位有名的指導員左治薛氏 George Bissett 主任的，還未有見開影，還有一套是威廉福氏公司 William Fox & Co. 的製品名「睡眠中的紐約」"While New York Sleeps"，又名紐約城中的三大慘事，是率性把美國京城中的重重黑幕揭了出來，也被嚴行底政府禁止不准在南洋英屬的地方開影。這樣看來，可惜得很呢！總計一套畫片由美國運來，經過了不少的區域和商埠，纔能夠到星加坡，相隔的時間至少也要三兩年呢。及至開影的時候，一套畫片至少要短了十分之一了。在星嘉坡那喜歡看銀幕上的藝術底人們，雖然說是占了不少便宜，但是可惜經了這種種的阻礙，那就不幸得多呢！



劉海戲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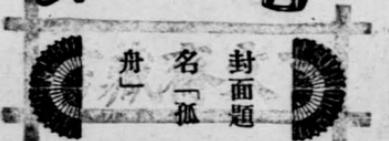
劉海蟾後梁陝西人
名哲字元英號海蟾
子事燕王劉守光爲
相喜黃老之學遇道
人真陽子因大悟道
跡終南山道家南宗
奉以爲祖



小 說 世 界

目 錄

第九期



第七卷

成功的悲哀……………西巫瘦鐵

文學家……………起八

一件尋常事……………鼎

白骨黃金……………南海馮六

棄婦吟……………TSBU

臨死前的靈光……………張碧梧

禍水……………吳綺緣

妻崇……………吳山

一飯緣……………湘君

夫婦賭賽不開口……………寄塵

手影術……………悼蘭

猿虎記……………天游

湖 北 警 務 處 衛 生 科 員

自己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得強健後之介紹此丸與人購服不屢莫功也

武昌警務處衛生科醫學士余梓琴玉照



湖北警務處衛生科一等科員西醫余梓琴先生會充湖北省會評議湖北警務處所教員湖北中醫藥學校教員上海中西醫學研究會評議人議可余君對於醫學有經驗係藥界中重要人材也其來示云鄙人體質素稱強健嗣因研究醫學用過過度致使腦筋失力初覺精神困頓四肢乏力時覺頭昏胸悶從此日見瘦弱飲食漸減疲乏仍前嗣由友

健腦補虛之功堪稱獨步且余常使病人購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者不勝枚舉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實為醫藥中大有價值之良藥也均有一元五角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

其餘別種丸均屬假冒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需購韋廉士大醫生所製者



成功的悲哀

西巫瘦鐵

能成功的人。到底和庸碌的人們稍微有些不同。堅決的志願。奮鬥的精神。試問庸碌的人們能有一些麼。有這兩樣東西的。除非是會成功的人了。趙雲英便是這樣的一個好榜樣。

伊產生在一個舊制度下的家庭中。那環境的寂寞。制限的嚴厲。簡直使伊享受不到一些人的興趣。伊如果沒有智識。不會識字。倒也可以模糊地過去。做一世機械式的生活。走到盡頭。使伊得有『這麼一回事』的見解。帶到死城那裏。有甚希罕呢。但是伊不幸識了幾個字。——這是伊在鄉村小學裏的成績。——又不幸有了些智識。而且那表姊郭韻琴。把新的思潮常常講給伊聽。更是伊的

大不幸。因此伊覺得這樣下去。決不是人的生活。那顆活潑的心。便起了一絲反抗的現象。日積月累。那一絲的現象。漸漸地擴大到腔子裏裝不下了。些小的腔子。無端被反抗的現象塞住。那是怎樣的難過啊。

在那忍無可忍時候。伊不由把一腔的反抗。從口子裏宣洩出來。這時伊的家人正環坐在一間屋子裏。笑着說着。突然間聽了伊的話。免不得大家怔住了。後來伊的母親會着了伊的意思。竟笑起來道。這樣的日子。你還過得不適意麼。難道捧着書本子。念書比坐在家裏閑逛着好麼。男子們的讀書。是爲着要到外面去幹事情。賺幾個錢。難不成當女孩子的。也到外面去幹事情。賺銀錢麼。伊給母

親這樣的非笑。不覺有些怨怒起來。便正色向母親道。娘的話自然也有片面的理。但是女孩子不容幹事情賺錢。卻爲着什麼呢。母親笑道。這是狠淺顯的一件事情啊。你自己也是個聰明人。怎麼連這件事都不了解呢。老實對你說。女人的不容幹事情賺錢。就是爲着有男人去幹事情賺錢啊。換句話說。那男子的幹事情賺錢。正是爲着要養活女人罷了。伊不服起來道。倘使男人不能養活女人。那末當女人的還是等候餓死呢。還是去幹事情賺錢養活自己呢。這句話差不多把母親的主義完全推翻。怎麼可以使母親服氣呢。所以母親往下說道。這僅僅是少數的罷。你看我和我的嫂嫂姊姊。還有你的姑母姑母。誰等候餓死呢。伊道。母親嫂嫂姊姊。連姑母姑母。果然誰也不會餓死。或者不幸的我。竟遇着這樣悲傷的事。那待怎樣呢。

父親笑着說道。我保你不這樣好麼。伊便對父親道。父親所能保得住的時期。怕是狠短狠短罷。難道我嫁了出去

的時候。父親也能保得住麼。父親不經意地對道。有甚不可呢。祇教你嫁到有錢的人家去。又怕什麼呢。伊道。他們的錢不幸完了呢。伊說這句話的時候。那臉色莊重而帶嚴厲。

停了一歇。父親才對伊道。不會的罷。祇教你管得丈夫住。萬萬不會鬧這笑話的。伊道。管不住呢。父親對於這個問題。實在有些難以回答。便把身體不自在地搖了幾搖。冷冷的道。那是你自己的命運了。伊道。命運是沒有憑證的。倘使我的命運。本是的。但是管束丈夫不住。又怎樣呢。父親不耐伊的囉嗦。立起身來。大聲說道。總之餓死不餓死。看各人自己的命運罷了。伊還要往下說。嫂嫂忙把伊衣角一扯道。我想託你描花朵去呢。走吧。

當伊走後。父親向着母親把頭搖了幾搖道。這打那裏說起呢。

趙雲英描好了花朵。嫂嫂便道聲辛苦。拿着自去。偌大的房間。祇剩得伊獨自一個。寂寞的環境。又逼起了伊的心

事。伊覺着這樣的下去。終究是不成事體的。可是剛才母親父親的話。要他們自動的給伊另換環境。怕比乞丐向富翁討錢還要煩難一點。看來求學這件事。萬萬沒有希望了。於是那滾熱的眼淚。不覺由眼眶裏沁了幾點出來。無形的悲哀。差不多快把伊戰勝了。忽地伊立將起來。把手在檯子上一拍。堅決地說道。雲英。除掉洵眼淚。真的沒有別樣方法想麼。一個人要求學。難不成一定要等父母給錢使麼。那貧賤的子弟們。怎麼多有發達的呢。貧賤子弟的發達。不是他自己的毅力。有誰給他造成呢。他們有毅力。我怎的沒有呢。雲英。你應該堅定你自己的毅力。往前走去罷。不到成功的路。你萬不能歇手的啊。但是……說到這兩個字。伊便覺到又是困難的地位了。於是慢慢地。在室中踱了一會子。從這邊到那邊。又從那邊到這邊。恰成一個圓弧的樣子。踱了幾個轉圈。伊卻定了一個主義。便走近檯子。俯下身去。把擺在角頭的銀表一看。只見那隻短針。正正地指着

十一點。伊知道這時候家人一定俱入睡鄉。要實行自己的主義。正是這時候了。伊便走下樓去。在父親的書室裏拿了一只大皮篋。悄悄地帶到樓上。把一切應用的衣服和另碎東西。一攏總裝了進去。又在抽屜內拿出一包洋錢。數了數剛得五十元。也把來放在皮篋中。看看諸事俱已妥貼。便提了皮篋。想走下樓去。驀地心房一動。重又把皮篋放下。在檯子上尋了一張白紙。草草的寫了幾行字。這才安安穩穩的走到樓下。開開後門。雇了一部車子。風馳電掣的載伊到了輪埠。

趙雲英到了上海。便揀了一家客寓住下。一壁去報考弘文女學。三天以後。伊在報上找着了伊的名字已在錄取的新生中了。不禁心房跳了幾跳。安心守候開學。一壁把從前學過的科學。又狠狠地研究了一番。免得進了學校之後。跟他們不上一壁又詳細的寫了兩封信。一封寄到家裏去。一封寄給表姊郭韻琴。在家信的尾上。又加了經費的話語。然後交茶房寄去。原來伊對於經費這件

事。知道僅僅靠着帶來的些須。當然不濟事的。況且自來上海之後。已開支去三分之一呢。伊何嘗不知道和父母去商量經費。簡直和牆壁說話。沒有什麼效用。可是除掉這一着。還有什麼好方法呢。果然思想變做事實之母了。伊接到回信。那信上說的話。短促而激烈。於是伊絕望了。這一晚伊和衣躺在床上。那不良的思潮。一起一起在伊心頭潮過。忽聽得隔壁房內有歡笑的聲音。而且這聲音當中。有男人還有女人。愈覺得境地雖同。悲歡各異。兩行清淚。不禁直掛下來。驀地伊轉了一個念頭。在這個時間。伊房間的門。忽然微微的起了些震動。伊便坐了起來。拭乾淚痕。曼聲說道。進來罷。我還沒有睡哩。房門開處。一個少年男子笑嘻嘻的踱進房來。和伊握了握手。就在牀旁的一隻沙發上坐了下去。伊和他先開口道。我的家信轉了。但他們對於我所要求的事。卻竟和我所想象的一樣。……少年道。這個你愁什麼。前兒不是我和你說麼。倘你有什麼用度。那我一定可以幫忙的。伊道。這萬不可以的。

我和你不過是個朋友罷了。而且你不要生氣。雖然你幫過我許多忙。但到底還是泛泛之交。對於銀錢兩個字。似乎還談不到哩。少槐。你想我這話對麼。少槐把頭一點道。你的話有甚不對呢。那是我的冒昧了。不過前次你在輪船中。也曾親口許我幫忙的。……伊道。是啊。而且我去投考弘文。何嘗不是你幫忙的。不過這一點你應該明白。在事情上幫忙是可以的。在銀錢上怕有些不方便吧。伊和這少年認識。不過是一禮拜前的事情。那時伊正由家裏出來到輪船上。爲了伊有些暈船。直挺挺地臥在房艙內。而且心裏覺得很難過。似乎要嘔吐的樣子。因此這少年便做了伊的唯一伴侶了。伊到了上海的事情。也一由少年幫助伊。就是伊考入弘文女學。也靠着他的不少的幫助。所以這回他見了伊的局促。便不由的引起他的同情心。而互助的主義。慷慨的精神。更逼着他走上借錢給伊的一條路。可是在伊一方面講。自然不能向萍水之交。挪用款項。那竭力的反對。何嘗有些許的錯呢。不過伊

當這樣的環境下面。當然不能堅持到底的。那結果不用說。屈服在他的主義中了。

弘文女校內許多的羣生面孔。伊見了到有些不自然起來。所以當進去的時候。伊緊緊的靠在少槐的身旁。似乎伊唯一的主持者。就是伊的朋友少槐了。於是少槐的神情笑貌。在伊心頭更深地加了一度的顯影液。可是伊對於少槐的恩誼。却想不出一個報酬的法子。少槐臨走的當兒。伊密密對他道。我對於你的恩惠。真不曉拿什麼報答才好。不過我總得報答你的。他笑微微的應道。是啊。那你忒戴着假面具對我了。難道你對於互助兩個字。還沒有充分的了解麼。這僅僅是人類應有的義務罷了。值得報答麼。不過……不過你能叫我做一個永久的朋友。那就是我的志願了。這幾句滑稽而有理的答語。伊聽了不覺臉上微微有些紅暈。

趙雲英在弘文女學還沒讀了半年的書。那『交際之花』四個字。卻輕易地加到伊的頭上來了。可是伊的心頭。原

是爲求學而到成功之路。對於這四個字。倒沒有什麼希望。雖然人家崇拜伊敬仰伊。同學們讚美伊取笑伊。伊似乎木偶似的一點也不會動心。祇把頭埋在書本裏。研究伊新得的一切。課餘之暇。伊獨自個坐着的當兒。嚴閉的心幕。慢慢的拉開了。便湧出一個少年的印象。他抱着花兒。向着伊微微的笑。忽然眼花繚亂。屋子裏一切的東西。都隱在光明的雲霧裏。一片幽輝。只浸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戀愛的調子。猶如夏夜的星光閃耀着。於是伊的臉兒熱了。伊的心緒亂了。但這僅是片時的現象。別的人輕易覺察不來。

戀愛的調子。當然不是簡單的罷。那神妙幽祕的奇蹟。真可以開金石而枯滄海。因此一方面的的心緒怎樣。便會感到他方面的。少槐的志願。於是由朋友而入於伴侶了。可是他雖然這樣的想。卻始終沒有宣洩給伊的機會。他每次見伊的時候。伊總是莊嚴地坐着。瘦長的身材。優雅緋紅的面貌。明澈的眼睛。配着素淨的衣服。很像一個女

王的模樣。這個並不是伊見了他才裝出來的。伊素來的習慣。已把伊養成到這個樣子了。可是他卻爲了這個樣子。便不敢把心弦的情緒。彈出來唱給伊聽。雖然他別伊以後。常常埋怨自己不會說話。或者恨伊不了解他的一切。但他也沒有更好的方法了。後來他便爲了這兩點。和伊絕交。他所服衷的互助兩個字。他也放棄了。這原是難怪他的。因爲他的試驗已完全到了失敗的地位。

伊得到這個消息以後。怔怔的想了一天。但伊總想不到是什麼一回事。但怎能知道人類的互助。那範圍是這樣的狹窄。而且自己的愛人。竟會弄到這樣的一個結局。這樣伊自然要疑心到他是不愛伊了。或者他另外有了愛人。把伊棄若敝屣了。伊對於這事。當然不肯這樣輕易饒恕他。伊一定要他爲了伊而忿怒。那末伊才能吐了這口氣。因此卻定了一個主見。

生活所需的臂膀。無端給戀愛之神折斷了。幸虧這時伊早把主見定好。倒也不覺得有什麼難堪。伊祇靜靜地等

伊所希望的事發生。果然在他和伊絕交後半個月光景。伊已接到了一封信。看那信面上的字跡。決定自己並沒有和這人交往過。伊慢慢地把信拆開。抽出信箋。綴細地看了一遍。不覺臉上薄薄的起了些紅暈。伊雖然祇看見紙上的幾個字。卻已料到這寫字的是一個熱情的少年。伊本想把這封信暫時擱置幾日。然後再回答他。但伊一想到錢囊中的事情。卻不由伊不急地寫回信給他了。伊剛得拿起一管筆。正想作字時。忽然伊的身後。有個人喊伊道。雲英。你忙什麼。怎麼這幾日我看你的心緒不佳。啊。伊忙回頭去看。卻正是伊的好朋友鄺芝香。伊便立起來招呼伊。并對伊道。我有什麼不快活。你從那裏知道的。啊。芝香道。這個你也不用瞞了。……

伊和芝香並排價坐着。那兩個頭顱已經碰在一塊兒了。原來伊們正在商量一件機密的事情。因此說話也是很低很低。別人輕易也聽伊們不出。不多時。芝香告辭而去。伊便把覆信寫好。貼好郵花。親自投到郵筒裏。

第二天雲英便向校長處請了一天的假。在下午一點鐘的時候。伊便雇車到愛儂園。進了聽荷亭。這時亭內早有一個少年泡了一壺茶等着。見伊到來。忙起身相迎。伊略略把頭一點。那少年早端過一隻椀子。請伊坐下。伊並不謙遜。遂向椀上坐下。不多時伊已和少年說得狠投機。而且應許他在一枝香夜飯。他們正在談得起勁。驀然間伊已見鄭芝香和伊哥哥也向這聽荷亭過來。伊便立起身向他們招手。芝香笑道。雲英。你多早啊。伊也笑呼道。你也不遲啊。芝香等走到亭上。伊便把少年介紹給他們道。這是我的朋友楊伯端。芝香也把伊哥哥介紹給他們道。這是我的哥哥鄭芝年。

當他們四人一齊坐着談天時。伊把伯端芝年二人着實打量了一番。覺得芝年比伯端實在勝過不少。就是這談話的雅俗。伯端也當讓芝年出一頭地。於是伊才相信昨天芝香和伊說的話。並不是造謊。伊的哥哥也確有使人可愛的地方。但伊一轉念。伊便把愛芝年的心冷了半截。

因為伊曉的芝年是沒有什麼錢的。倘使愛了他。那末自己的學費又要受一番打擊了。過了幾日。伊處女的神聖。已輕輕地給伯端玷污。不過伊下學期的學費。卻也向伯端取到。

.....
在這樣靠人憐愛刻苦求學的日子。伊一總過了七年。

.....
當伊自大學畢業。考取官費留學的當兒。伊的臉上。才現出一絲真實的笑容。在短促的期間內。伊轟轟的把行李整好。領了護照。買了船票。便在輪船開行的日子。乘小輪到楊樹浦。送伊的人除同學外。還有許多伊的愛人。伊淡淡的和他們打個招呼。便搬到那大郵船上。那行李也由小輪船夫役給伊搬到伊所定的房艙內了。伊在艙內坐了一歇。便走上甲板。看那滾滾的大江。不禁微微的起了些感喟。密念自己不別而行。受盡千辛萬苦。才得有今兒這一天。於是伊用手畫了個十字。輕輕說道。上帝。我感謝

你賜我這個機緣。

伊到了美國。報入耶魯比亞大學。這時伊每月有官費可得。便一心一意的研究伊所喜歡的學術。不必再分心於錢囊中的事情了。二年以後。伊得了一個碩士的學位。但是伊並不自足。依舊繼續研究下去。直到伊得博士的學位為止。伊得博士學位的那篇論文。真個得了不少的榮譽。留美中國學生會。特地開會歡迎伊。伊到此自然心滿意足了。當伊回國的詩候。各報紙特地登一條新聞。記載這事道。

趙雲英女士。留美學習醫學。在耶魯比亞大學得有碩士學位。哥倫比亞大學得博士學位。此次擬乘俄國皇后號回國。屆時當有一番熱鬧也。

伊回國之後。普愛醫院便聘伊當院長。還有幾處醫學學校請伊擔任教授。於是伊生活上的一切。可以無須旁求。在旁人的眼光看來。伊自然是個又榮耀又享福的人了。但是伊每當沒人的時候。兀自眉心深鎖。珠淚暗流。覺得

伊的前途。實在充滿着黑暗。而且比較伊在家時還要利害些。這個伊並不向誰談過。祇放在心頭轉轉的想着想着。原來這時伊所需要的。不是學術。不是金錢。乃是人生中必需的安慰。簡單說。就是伊想好好兒嫁一個人了。因為伊覺得這樣孤單單的下去。實在是件乏味的的事情。而且像伊這樣的年紀。沒有幾個兒女在伊身邊纏繞着。也太枯寂了。

像伊這樣榮耀的獨身的女人。當然有許多許多的男子。想和伊結婚。就是伊從前的許多愛人。也有一半想和伊聯續舊情。但是這時的伊。看了這許多許多的人們。實在一個也不中意。因為這許多許多的人們。大別起來僅僅是兩類罷了。屬於第一類的人。是羨慕着伊的榮耀。想借此光采自己的面子。屬於第二類的人。是為着伊所賺得的金錢。可以供他們的揮霍。這些人伊又怎能和他們結婚呢。

這時伊有一個心交的男朋友委錫均。剛巧自美國回來。

伊便到碼頭去接他。而且請他吃飯。那位男朋友因爲一時找不着辦事的機會。便在伊的寓所裏下榻。晚上他們在書室坐着談天。無意中談到戀愛的問題上。伊的主張是極端贊成自由的。他也是這樣。因此談得非常的合意。他知道伊還不會嫁人。所以狠有幾處的話。是試探伊的口氣。伊對於他的一切。一向是佩服的。既然他前來試探。便也含着應允的語氣回答他。他們倆這時一齊互蘊着個輕柔的了解。

但是不多幾日。伊的厄運又臨頭了。伊正在一條向東的直街上走。遠遠望見伊前邊有個男人的影子。測量他俊妙的神態。伊以爲是鄺芝年。但是走近去一看。卻是伊所心愛裘錫均。伊給他溫和的問訊。和他一塊兒走。在路上他們倆見街窗上陳列着的服飾。伊便問他道。你想我着這樣的裝飾。好看麼。他好像不喜歡這個提議似的。僅把頭略點了點。不會回答。

他們這次同走時所說所作的事。伊總不能清清楚楚的

記憶起來。簡括的說。他對於伊反正一點興趣多沒有。這個實在使伊失望的。晚膳以後。他回來了。伊想把這事問他個明白。可是伊始終沒有這個勇氣。他正也抱着同樣的心事。所以雖然在一室中坐着。他們實在誰也不會說一句話。忽然裘錫均喃喃的自念道。我想這是不能的了。伊詫異道。你說甚麼。他覺得有些難說。停了些時才道。沒有別的。我祇想我倆的婚約。似乎太冒昧了。這句話着實有使伊的心跳動的力量。但伊卻依舊裝着沒事般的問道。什麼呢。你的話太籠統了。他似乎不經意的說道。我想這也太冒昧了。你想怎樣。伊應道。是喲。不過我不了解你的話咧。他道。請你恕我。因爲我是個清白的肢體。——而且我想明兒要搬場了。雲英女士。我叨擾了你這多日。實在抱歉得狠。說完話他就立將起來。輕微地向伊道了聲晚安。便向臥室走去。不再回來了。

伊夢想的快樂。到此已成陳迹。雖然這時伊已躺在牀上。伊卻祇覺得伊的身體正和飄在海洋裏一樣。伊並不像

他。就是他嫌惡伊的污穢。伊又怎能恨他呢。不過伊真不服。伊爲求學而犧牲肉體。如今卻爲肉體而犧牲幸福。兩兩比較。自然覺得伊太吃虧了。況且男人們每每憎厭女子沒學問。如今自己有這樣學問的人。卻也受人憎厭。這

又打那兒說起呢。於是伊微微的喟道。原來女子的命運。不論怎樣總要靠着男子的。既然這樣。我又何必多此求學一舉咧。

(完)

文學家

起八

文學家偏於情。而缺智意。缺智。故無設計。缺意。故少遷就。而多流入於「不全則無」之一途。全則浪漫。無則落拓。

文學家常破壞現世。造成問題。而解決則俟諸哲學家。

文學家處世。如木之浮水。無論水之深淺。而木總在上面。雖似與水浮沉。終不失

其高貴之位置。

文學家重創作。故常自傲。而輕研究。

文學家超越環境。而不與環境脫離。適應環境。而不被環境支配。

文學家之特性。大都高尙、澹泊、落拓、牢騷、孤僻、放狂。

◀ 定 審 部 育 教 ▶

書 用 科 教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新學制小學校 —

新學制初級小學教科書

國語	國語	社會	自然	自然	算術	常識	形象藝術	工用藝術	音樂	作文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八册	八册	八册	八册	八册	八册	八册	八册	八册	八册	八册
前四各一角	後四各一角	前四各一角	後四各一角	前四各一角	後四各一角	各二角	各二角	各二角	各二角	各一角

新學制高級小學教科書

國語	國語	公民	歷史	地理	算術	自然	衛生	商業	農業	英語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四册	四册	四册	四册	四册	四册	四册	四册	四册	四册	二册
各一角二	各一角	各二角								

新法後期小學教科書

國語	國語文	公民	歷史	地理	算術	理科	自然	衛生
教科書								
四册	四册	二册	四册	四册	四册	四册	二册	二册
各一角								

▲ 各書均印樣本 承索即寄

定審部育教

新學制初級中學及簡易師範用書

混合編輯的
新學制初級中學教科書

國語	公民	歷史	地理	自然科學	實用自然科學	混合算學	英語讀本	樂理	唱歌	風琴	圖畫	手工
前三冊各需半	二冊各三角	二冊各四角	二冊各四角	第一冊六角	第一冊六角	第一冊六角	第一冊八角	第一冊八角	第一冊八角	第一冊八角	第一冊八角	第一冊八角
四冊各需半	五冊五角半	六冊五角半	六冊五角半	六冊五角半	六冊五角半	六冊五角半	六冊五角半	六冊五角半	六冊五角半	六冊五角半	六冊五角半	六冊五角半

分科編輯的
現代初級中學教科書

國文	本國史	世界史	本國地理	世界地理	礦物學	動物學	植物學	生理學	物理學	化學	算術	代數	幾何	三角	英語	英文	水彩畫法
六冊	三冊	三冊	三冊	三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前四冊各需半	上冊六角	上冊五角	上冊五角	上冊五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簡易師範用

現代師範教科書

科書

教育學原理	教育史	各科教學法	學校管理法	小學行政及組織	教育心理學	倫理學	簡易哲學綱要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三角半	三角	三角	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寄即索承本樣印另



一件尋常事

(鼎)

(一)

這一片夏景何等地漂亮呀。

遠遠地一簇綠樹罩着幾間瓦屋。門前有人坐在藤花架下，兀的兩眼對着一條窄道。道上靜蕩蕩地微塵不起，雖是五月中晝的時候。這道由門前直射出去，連着官道。官道通到遠遠地田裏。田裏幾隊農夫拚命也似的打退睡魔，努力耕作。

小屋裏人也死了——睡死了。小屋外鳥也死了

睡死了。內外俱寂；只剩她一人呆坐在藤花架下。她的眼光隨着細長的小道射到路盡頭。

路線消失了，她的眼光也散漫了。她呆呆地坐着如一尊女神偶像。

好一會，她的散漫的眼光聚攏回來射到路盡頭。團塵土裏，那團灰塵緩緩地走近來，將她的眼光驅回。

『半里了！』『十丈了！』『五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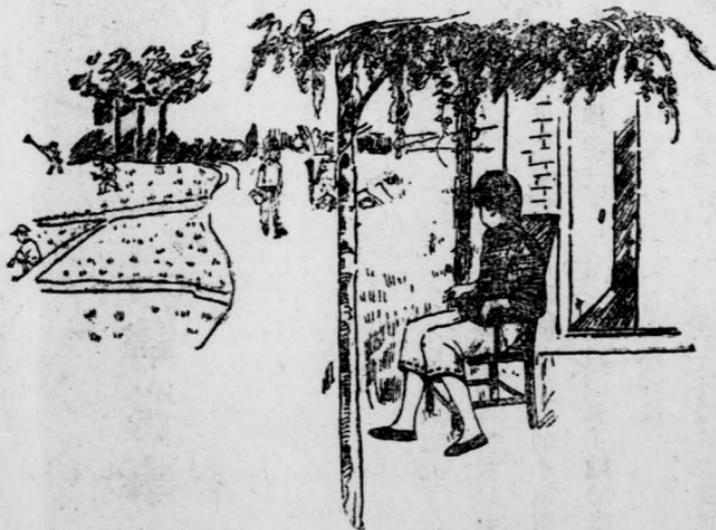
她不知不覺地數着！一陣陣

熱淚從她眼中湧出，滴溼了她的藍色布衣襟上。

有十八九歲年紀；戴頂破舊的帽子；穿件破舊布衫；登雙破舊鞋子——但是還穿着灰嗶嘰的西褲和潔白的絲襪；提着箇不重不輕的包袱，緩緩地從塵圈裏踱出；站在屋前三丈遠的草地上發呆。

你看她何等地興奮呀，飛也似向屋後去了！他見了，便放膽向前大踏步，追着藍衫影兒向林間走去。

且慢，先生們，你道她是誰？他是誰？



二
他和她原在中學同學。他家很富，算得北京大戶。她

呢，一位小小商家女罷了。但是她和他竟相戀了。她却被逼嫁到一位中年商人家中作『填房』。她只有十七歲啊！她情願麼？

嫁後，他念她。她亦念他。

他託——蘭姊一位同學

帶信約她相見。這便是上幕的來歷。

五分鐘後，一滴滴眼淚從兩雙眼中流出；一對素面都埋在手巾內；四副肩頭兀的起伏不定。停會兒，

『我……我好……！』

『你……好……？』

又是十分鐘的嗚咽聲。

結果還是他先止了悲聲。後來他勸她同他走路

又是夏天了！

(二)

私奔呀！

她道：『我不！我不該！我不能！』

他却懇切地央給着。

又過一點鐘。這時日影偏西了。

地上益發發熱。樹上小鳥兒和蟬們都鼓起精神大叫幾聲。

他道：『他不是快回了麼？你不允我，我只不走。』

她很吃驚的道：『什麼！你可憐我罷！』說時眼淚又繼續落下。但是他却立着不動，繼續他的懇求。

半句鐘後她一人懶懶地踱回

藤花架下，仍是兩眼兀的呆望官路盡頭。

但是她面上有了沉毅和決斷的氣象。



她坐在小樓窗裏，兀的

呆呆送着薄雲在蔚藍的帳中跑來跑去。她穿件湖色花絲葛衣裳藍嗶嘰的坎肩，益發出落得窈窕動人。只是她兩眼汪汪，好不教人難過也。

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音——除了案上受牽掣的時鐘，樹蔭裏着熱慌了的青蟬，乾菓鋪裏打盹的銅鉢還不時從稀薄的南風裏傳過聲來。

天氣比去年熱些；只是她心裏怎樣，她呆坐呆想，動也不動——出神了，如同一尊女神偶像。

在這懶懶的景中沒有一絲生氣了。去年此時田裏還有人耕。今年城內却不見人動。今年天熱田裏也沒人耕。不是。不是。城中人自不動便了。

一陣熱風懶懶地踱了過來。將她斗然吹醒。

她的淚更多了。

但是她面上有了沉毅和決斷的氣象。

(三)

五十分鐘以後，有封信寫着：

蘭姊：

你道人最傷心的爲甚？……

那年初遇他時他呆呆望着我，我

不覺也是這樣……後來我們便結識了……在同學時

代我們最相得不過……他是位「侯門公子」雖不以下

交貧女爲嫌，我却常惴惴自慚。當我家住珠巢街時，他常

乘我父親星期早出之時來看我……我們坐在陶然亭

小樓上唱唱談心——何等快活……他常恨家庭之間

貧富懸殊。雖我們倆年齡相齊，品貌相當，學問相契，性情

相投——神聖「自由戀愛」的條件都全了——却輕輕

幾箇字——什麼「干支相犯」「乾坤相尅」門第不

齊」「利益衝突」咧——能

將一對相當的「鴛鴦」活活

折散，服從呢，便犧牲一世幸福，

作一世「豬仔」。反抗呢，便有

人說是歐化過度喪心病狂。好

笑有般人，事事主張犧牲，臨了

反因幾句挖苦，放棄夙來主張。

……我們的主張可因外界的

壓迫而變麼？……他的話我雖贊成，我焉能認真呢？我并

沒甚麼希望——咳！沒有麼？

……我父親對我說：「……海甸萬隆鋪長……從

前……現在……我想我們同業恰好相當……雖然……



……然而……況且……你怎麼樣……」……咳！蘭姊，我母親早死我向誰訴苦。蘭姊，若是你便怎樣爲了老父的名譽財產起見，我真沒法了……

……後來我却不過他的要求——遞信求我一面。可憐我那夜枕頭不濕？只不給我那可厭的丈夫看見便了……他劈頭便要我同逃我怎想得到他說：『你在這半城半野地住，伴着年紀大一倍的丈夫——而且又是箇凶暴俗惡的丈夫——怎是了局？何如同我到上海建設一箇理想的家庭——一箇神聖戀愛的組合？我可以繼續安心向學，你也可同入大學。白天呢不妨分途作工。晚來一燈相伴不強似生活在強姦式婚姻中——真是強姦？』他懇切說來，我焉能死拒……咳！蘭姊，他原是箇很可愛很明敏很有希望的孩子。你想他五月炎天苦苦由城中跑來看我，爲掩人耳目起見，穿了身厚布；出了身大汗；扮作賣藥先生；跋涉廿里沙土——北京的沙土是又可愛又可憎的呀。他們公子哥兒如此總算難得。相見

時覺他瘦了許多！他說我也瘦……咳！蘭姊，我不經他半天的要求竟允他了！咳！蘭姊，我們竟約在孟蘭會時同逃……

……八月到了上海。經濟是絕無問題。後來聽說丈夫和我父幾乎起訴。我父便氣死了。咳！蘭姊，他是氣死的呀……我母早逝，又無親戚。咳！蘭姊，從此我便成孤零人了……丈夫不上一月，便因酗酒而死。他家中也無別人，所以我們連忙趕回北京……那時他家人已知我了。又因他獨生子的苦求，已勉強允我們在今秋正式結婚……他單身回上海修業，留我在京獨住。臨別時，我們雖有無限淒涼并不減十分的希望。那知他到了上海一月後竟『花天酒地』起來。幸有友人寫信告我。我哭了兩日便懇懇切切的寫信勸他。大概說：『不幸我不能伴你到滬，不能維繫住你的愛情。但是我希望你別自殺——咳！青年怎堪墮落啊！……他回信來切實說悔了。他不過隨便消遣，并不影響我們愛情。呀！蘭姊，他們男子可以不

守貞操隨便消遣麼？若是女子便怎樣？我雖回信慰他，自己却不敢帖然放心。只是每想起他回京來在火車中同我說的：『我們的愛情是艱難困苦的溶液，是純潔感情的結晶，我們嘗過犧牲的苦痛，受過患難的磨煉。所以我們的愛情愈煉愈堅，可以永久常在。』想到此處，不免放下心了。

……那知兩月後——這兩月內我們平均仍有兩封信——忽然音信斷絕。我著慌了疑他有病。寫信去問反如石投大海，不見回音。友人又寫信告我道他近日同某女士蹤跡頗密，身體確好……我雖放下三分懸心又早惹起十二分頭痛……一直到前天纔有信來道：『

予與陳女士同學。由知識上交換之關係進而為友誼上最後之關係。予等關係乃真為神聖戀愛之結晶。非前此一時感情衝動之組合可比。今既『使君有婦』合請解除前約。後此以友誼相遇可也……』又說些什麼『昔日同奔，軼出正軌。族老每引為辱。本期僕於九宗之子，而得淫奔之婦。吾家世德不其累乎？』又什麼『曩年衝激之人慾，陷我於不義。君亦不免于污名。與其含垢蒙羞終成怨偶，何如忽然撒手勉作新人？』……咳！蘭姊，我還說什麼我還說什麼……

信紙上灑滿淚痕；但是她兩眼乾了。

(完)



C. P. C. S.

閣下不是有志求學而苦無入校的機會嗎

請即日加入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教員均係專家
講義極合實用

國語科

英文科

算學科

商業科

改卷詳細明瞭
學員萬六千人

▲國語科如皋趙明誠君來書

明誠研究國語將近三載，疑難之點頗多，及讀貴社函授講義，疑點漸釋，蓋他書所未道及者，本講義靡不詳盡言之，且由淺入深，至繁能為有統系之研究，較之購買普通國語書籍為片斷的研究，自不可同日而語，余頗覺三載之苦功不若數月之心得。

▲英文科長安趙懷寶君來書

懷寶研究英文多年，殊少進步，一日偶在友人處得見貴社英文科簡章，細心披閱，見各級中所列課程，頗與自己所願學者相同，不禁心動，友人亦力稱貴社辦理之得法，遂於去年三月向貴社報名入第二級肄業，甫讀課程之一半，向之所不解者，即已了然於心，嗣後閱讀淺近書報，亦均能明白，甚贊貴社講義編輯之得法，尤感諸夫子誘掖後學之熱心，用書數語以表謝忱。

▲算學科上海孟錦帆君來書

貴社算學科講義編纂得法，註釋明晰，各教員改卷答問又非常詳細，鄙人修畢算學科第一級後，對於普通簿記之算法，已能一目了然，從前係充上海總會買辦間之收帳員，今已擢充副買辦之職，而薪水亦較前增加矣。

▲商業科爪哇江爾昌君來書

貴社所編商業預科講義，極合中國人士之用，取材精審，註釋完善，生自入商業預科後，僅讀完商業文選，而於商業之眼光，已擴張不少，他日學能有成，皆出於諸先生之所賜，飲水思源，當感恩無涯矣。

◀ 各科均有簡章函索即寄 ▶

上海四馬路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各分館

報名處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分館

地址

百科小叢書

是萬有智識的鎖鑰
是最有系統的叢書

本叢書用淺顯的文字，興趣的方法，介紹必要的常識。編著者均係各科專家，深入顯出，精要無倫。內容有歷史傳記、地理遊記、哲學宗教、社會科學、物質科學、普通事物、文藝等。門類無所不包，實為最廣博而最易致的智識之庫。已出三輯，書名列下。

每輯十二冊 定價一元五角

- | | | | | | | | | |
|-----------|------|----|---------|-----|----|--------|-----|----|
| 氣象學 | 竺可楨 | 二角 | 法律 | 周鯨生 | 一角 | 自然地理學 | 張資平 | 二角 |
| 中國地勢變遷小史 | 李四光 | 一角 | 修辭格 | 唐鉞 | 二角 | 放射淺說 | 程潛章 | 一角 |
| 銀行要義 | 楊端六 | 一角 | 平民主義 | 李大釗 | 一角 | 合作銀行論 | 吳頌皋 | 一角 |
| 中國關稅問題 | 馬寅初 | 一角 | 貨幣淺說 | 楊端六 | 一角 | 應用統計淺說 | 壽毅成 | 二角 |
| 細菌 | 胡先驥 | 一角 | 通俗相對論大意 | 費祥 | 二角 | 原子論淺說 | 李書華 | 一角 |
| 近世國際政治小史 | 周鯨生 | 二角 | 現歐美市制大綱 | 顧彭年 | 二角 | 內分泌 | 顧壽白 | 一角 |
|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 岑德彰 | 一角 | 經濟思潮小史 | 李澤彰 | 一角 | 細胞學大意 | 薛德清 | 一角 |
| 棉 | 溫探先 | 二角 | 哥倫布 | 劉麟生 | 一角 | 地震 | 翁文灝 | 二角 |
| 實驗設計教學法 | 芮佳瑞 | 二角 | 曆法 | 林炯 | 一角 | 火山 | 章鴻釗 | 一角 |
| 煤 | 謝家榮 | 二角 | 中國商業小史 | 王孝通 | 二角 | 道爾頓制原理 | 芮佳瑞 | 二角 |
| 美學淺說 | 呂澂 | 一角 | 汽機發達簡明史 | 孔祥鶴 | 一角 | 林業淺說 | 林駸 | 一角 |
| 法蘭西文學 | 楊雲昌英 | 一角 | 全國一週 | 謝彬 | 二角 | 學校劇 | 范壽康 | 一角 |

(以上第一輯)

(以上第二輯)

(以上第三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樊德摩斯奇
案第六集

白骨黃金

(續)

原名 Le Policier Apache

法國蘇霏德露南同著

南海馮六

第十九章 臂膊創痕

(一)

哈法從司法總長藍泰同車共出。行次。哈法指車廂語藍泰曰。此車縱不甚華美。然頗萬全。藍泰曰。萬全之言何指。哈法曰。萬全蓋遠出一般危險之謂。吾車與德意志皇帝之車同。車廂內外壁。包以鋼甲。彈丸白刃。攻不易入。藍泰微笑曰。可謂非同小可。哈法曰。然。吾蓋以保法蘭西警察尊嚴也。身所處境。於宵小盜寇爲讎。狙者四伏。無時不可受刺。儻不預爲之防。一爲若曹所中。將置法蘭西警察尊嚴於何地。藍泰



不以其言爲可。顧而言他曰。君誠智者。能包汽車車壁以鋼甲。今且告我。此去以何容止向彼人。哈法曰。公言……指吾曹前去訪問之人耶。曰然。吾言蓋謂湯豹。又曰與其稱其人爲湯豹。毋寧名以樊德摩斯。直截了當。爾試思之。湯豹非樊德摩斯而誰。其人自謂智慧出人一等。世人無不受其愚。實一笨伯耳。自以爲湯豹於樊爲仇。驟以本來面目現身人前。人弗復有疑之者。寧不安甚。哈法鼓舌欲辯。敲唇而止。以應對長官。諍辯爲大不敬。而不能已於言。則佯嗆嗽。大凡世間之有語不吐。忽然嗆嗽者。不啻隱示有所不滿意於所聞之言。此情爲一般人所公認。藍泰見哈法猶疑不對。似識其情。故致詢曰。湯豹應卽是樊。哈法汝意得毋與我同。樊德摩斯卽是湯豹之說。於理爲悖。而藍泰以宵來事。深信而堅持之。故一再以爲言。哈法默付昨宵事。頗有令人疑湯卽樊之趨勢。唯世間令人可信而非實在之事正多。此得毋同。湯豹警探也。在新大陸素具令聞。人多識之。遠來巴黎。下車之初。曾手執積竊。付之有

司。而安行旅。何能與樊德摩斯化而爲一。如湯係樊。樊德摩斯何能在紐約久爲名探。宵來事雖有令人疑其不免爲樊者。安知非樊黨。故佈虛玄以搆陷之乎。思旣對曰。公詰我是否同意。殊難爲答。宵來事。大詭譎。吾不自知以何爲可。藍泰曰。爾以遁辭搪塞我耶。哈法曰。吾言質直。藍泰暗嘆曰。質直云乎哉。言不盡切實。今且叩爾。湯豹於昨夕事。是否爲殺人之兇。是則云是。否則云否。擇一字答我。毋爲諛辭。令人捉摸不定。哈法不禁又嗆嗽。搓掌按手指骨節作響。忐忑不安於坐者有間。嗚喘而應曰。似然而不盡然。此中曲折至多。願公聽我。……藍泰中止其言曰。湯豹之有涉於嫌疑。不其爾語告我耶。爾不其自言之耶。哈法不應。藍泰又曰。我事多。記憶力復劣。有所憶識。每每疑而不敢自信。試重述報告我。言下詘默。張眸望哈法。俟其報語。哈法肅然曰。所陳報皆當時事蹟。曾未妄加固定之論判。藍泰曰。事云何。哈法曰。事在昨宵。珊黛大公主別業。開有蒙面跳舞會。廣延賓客。客無論男女老少。咸化裝戴

假面以往。在此化裝諸賓中。有若干樊德摩斯穿插其間。爲數共幾。無人能識其詳盡。所可知者會中人數數見。同時有兩樊德摩斯。兩樊且對立交語。則會中至少有兩樊德摩斯。毫無異議。所見雖有兩樊。各戴假面。難必先後各人所見。均彼二人。藍泰曰。何以有此推測語。哈法曰。云何有此推測。公聽下文便知。茲且論當時兩樊。斯二人者誰歟。一會自除假面。露真面目。示衆賓客之湯豹。其又一。則受戕身死。經人認知是我曹屬吏。偵探余飛也。殺之者誰。無或知之。藍泰曰。是何難知。余飛當時既與作樊德摩斯裝束之湯豹同出。而余飛死。殺之者殆湯豹。湯豹何事妄殺人。又何爲惡人之爲同一樊裝束。惡之者唯真樊。故我謂湯豹卽……言未及竟。哈法遽應曰。公於此驟下斷語。似嫌過夙。當時二樊同出。死者余飛。其別一樊爲誰。自湯豹莅會後。歷幾何時。余飛始入。余飛未到之前。果否未發見。別有樊德摩斯。殊屬難言。且兩樊相見。以服裝之故。互爲誑讓。而起爭鬩。其他賓客視若誑浪談諧。於二人以兵

刃解決爭端之說。多不注意。事後詢各見知人。多以爲言。俄羅斯王妃妮娜述證尤確切。則與作樊德摩斯裝束之。余飛同出。雖是同一裝束之樊德摩斯。而其人果否湯豹。以戴有假面之故。難以斷定。藍泰曰。斷定何難。吾自有說。哈法曰。敢問。藍泰曰。爾忘衣帽間一節事耶。哈法淺笑曰。否。我未之忘。衣帽間事。誠與湯豹一大打擊。唯其詳情。公猶盡量憶及否。藍泰曰。容我思之……據報單所陳。固甚明顯也。哈法曰。當時情事。據我所知。則汽車夫某發現余飛飲刀死花園地面時。有人見湯豹仍御樊德摩斯服裝。出別業去。而司衣帽間之侍傭。則言湯豹離去別業之前。曾詣衣帽間。索所交付之一「肩圍」。侍傭予之。湯豹圍諸肩上。自言臂上受有創傷。侍傭異其言。湯豹笑。自謂係攔冒樊服裝之罰。時適衣帽間別無他人。湯豹捲袖露肘。臂自驗創傷。創在臂上近肩之處。鋒刀所刺傷。血流濡衫袖。侍傭見之直且切。湯豹視創傷微語。自言無礙。其後或即下袖。理衣。安然自去。藍泰沉吟有間。忽有訝奇之容而詰

哈法曰。爾頃者言。何以有「或卽」之疑似詞。豈侍傭之言爲不可信。故於湯豹最後之行止。加以揣想虛擬之詞耶。哈法立應曰。否。否。侍傭之言。非不可信。湯豹之行。亦非虛擬。而吾論事而用揣想之詞者。則以……則以事多恍惚。深我惶惶。藍泰諍曰。事何愉快難明之有。余飛受戕。緣於決鬪。決鬪之時。以自衛故。刺傷湯豹。易言之。刺傷戕之者。之人。亦理所應有。是安足異。哈法噫氣曰。如其係樊德摩斯。樊之爲人。決無輕自授人以口實之理。何爲故露破綻於衣帽間。俾人知其殺人而受傷。樊素狡黠。夫豈爲是。味公前言。殺余飛者爲樊真身。以樊譏警探。破其行蹤之故。湯如殺余。湯卽是樊。湯如係樊。決不致有令人識其受創之愚行。是吾所以眩惑而莫解也。哈法之言雖近理。而同車之總長則不以爲然。堅信湯豹之必爲殺人之兇。其故有三。

(一) 湯豹作樊德摩斯裝束。人所共見。

(二) 余飛與作樊德摩斯裝束者。同而受戕。

(三) 湯豹臂上創傷。必受之決鬪。白刃相搏時。

綜上以觀。殺余飛者湯豹也。俄又思得一強有力之證佐。卽舉以質哈法曰。如湯豹非兇。今晨爾遣人以我命往召。湯豹何事辭弗來。情虛可見。尙復何疑。哈法錯愕。不知所對。蓋事變發生之初。哈法在寓。凌晨接諸貝子花園警署署員電話報告。立卽詔人。便服赴德美飯店暗中監視湯豹。一面驅車奔往珊黛別業。勘問種切。旋以事情重大。走謁司法總長。謂湯豹實犯殺人嫌疑。但以其人爲美國偵探。未便拘詢。而置之不問。又慮動輿論。界暨議院之詰難。商請總長。遣人藉故往召。邀請詣署。一爲盤詰。去使還報。言豹小極疲睡。謝弗能來。二人無計。命駕造訪。藍泰見哈法。沉吟無語。以爲辭窮。愉然曰。湯豹拒不我見。夫豈無故。苟其未傷。自是非兇。何怯而不前。所以不來。殆付知我之伏殺以待耳。哈法微笑不應。已而車止。哈法出謁授社僱。謂訪湯豹。傭去。藍泰曰。我今偕汝回來。便服微行。以不令人知爲便。毋使湯豹以奉召不赴。而法蘭西司法領袖親

來就我自驕矜。爾但呼我爲「老友」。勿啓人疑。哈法脫口應曰。總長萬安。……語發自省失言。亟易詞曰。老友儘釋懷。人莫爾識也。……

(二)

哈法先生。我在寓恭候已久。語者湯豹。容態健好。不似有疾。欠身款哈法二人進室。侃侃而言。哈法曰。先生久候我乎。何由知我必來造謁。湯豹曰。然。埈先生久。言時扶椅讓坐。復矚睥視哈法身後之總長。哈法立爲介紹曰。請爲先生介紹。此君爲敵署首席秘書。……湯豹微笑。不俟哈法述及其人姓名。立僂腰爲禮曰。甚榮幸得見先生。又顧哈法而言曰。我敬埈先生。知先生之必枉駕。蓋奉貴司法總長寵召而弗往。總長必遣人臨謁我。哈法乘機應曰。先生可謂料事如神者。唯是總長有請。先生何事弗往。湯豹凝笑。注眸眄哈法而對曰。先生告我。我何爲必須往。言時至從容。哈法憤慨。幾不知所置答。勉應曰。鄙意一部長官有所邀請。必有所事。宜爲一赴。湯豹徐徐自煙匣取捲烟燃

吸。聳肩對曰。先生意則云爾。於我輒不然。我與先生意見相左者。或緣先生爲法蘭西人。而我則美利堅人之故。哈法曰。敢問何謂也。湯豹婉應曰。是何難明。我無趨謁司法總長之必要。何爲乎去。總長若有事須我。自能屈尊見枉。我何必去。言下泰然自若。不失新大陸男兒本色。哈法雖知美洲習尙如是。而以其適當總長之前作斯語。頗感未便。立顧而言他曰。先生夙有神機妙算之目。當有以省我造訪之故。湯豹微露訝異不安之容曰。否否。我何知者。且以驟承紆尊爲奇。豈事有我能效馳驅者歟。哈法唯唯曰。不佞誠有所就教於先生者。湯豹未及置答。哈法又曰。願先生以宵來事見告。湯豹曰。囑以宵來事告先生耶。哈法曰。然。希明示我以珊黛大公主別業昨宵詭變之詳情。湯豹訝問曰。昨宵有詭變於……哈法見湯豹有訝異之容。若爲掩飾。趁勢直詰曰。敢問貴體創痍何若。湯豹驚矚曰。先生何事問及我創痍。我曷嘗有所傷。先生之言頗惶駭我。哈法愠見曰。事實俱在。又何能強。湯豹嘆喏曰。殊啓闕

於先生之言。言究何指。哈法見湯豹深自諱飾。儼無所知。於昨事。怒曰。先生將無由諱飾。不自承。昨夕曾臨珊瑚別業。赴蒙面跳舞之會。湯豹撫膺瞋視曰。我句我昨夕曾臨珊瑚別業耶。哈法盛色曰。以樊德摩斯服裝往。人所共見。湯豹曰。先生謂我以樊德摩斯服裝往。赴跳舞會耶。甚矣。謬。殊不省先生意何居。自我言之。我從未一莅珊瑚別業。不惟跳舞會未赴。不惟昨夕未往。……哈法悲詰曰。先生肢體固一無創傷耶。湯豹厲聲曰。創傷句傷焉在。哈法曰。在臂。湯豹異曰。傷臂。……怒而起立。解卸去桂。高捲汗衫之袖。露雙臂示哈法曰。先生請驗。示我以創傷所在。復引手搔顛。拊額微語曰。吾豈夢耶。先生行止異常。深我駭愕。哈法藍泰相顧愕眙。湯豹雙臂完好。了無傷痕。湯豹無創傷。湯豹未曾赴珊瑚跳舞之會也。湯豹無創傷。湯豹曾未與人鬩鬪而殺人也。宵來詭變。與湯豹無涉。得此反證。前疑胥妄。二人吐舌。不知所可。湯豹怒視二人。靜佇報辭。藍泰勉致詞曰。湯豹先生聽我。哈法先生頃言初非無

因。吾人亦未盡狂妄。遂以宵來事觀述毋遺。語竟。復從而叩詰曰。先生於此云何。湯豹悵惘如在夢寐曰。否。我一無所省於哈法先生所云。……卽總長先生所語告我者。我一一味味。藍泰聞湯豹脫口稱總長。警變曰。噫。先生固識我耶。湯豹曰。然。願公恕我率直。湯某之前。曾未有化裝而不爲所識者。姑舍是。且論兩先生詔我之事。我於所聞。茫乎弗省。而今思之。或略識端倪。藍泰問焉。湯豹曰。據頃間所聞。知樊必參預昨宵之跳舞會。知樊冒我以愚亂人耳目。知樊曾殺人而傷臂者亦必樊。樊喬裝我。志在假禍。然而愚甚。綠臂上有無創痕。能作我充分之反證也。湯豹言既。哈法藍泰相視無語。若有所悟。哈法沉吟曰。湯君之言。啓沃我實多。如其言可信。惑不難明也。樊今繫獄。如其有傷。傷在褚佛。……藍泰應之曰。哈法據爾之言。褚卽是樊。樊而負創。創者褚佛。……但褚旣在獄。如何能出。如何能蚤夜赴珊瑚跳舞之會。如何能殺人而負傷。褚果傷。當不還獄以待驗。則傷者當不是褚。……然則。……然則。……

語斷莫續。俄又頻頻言「褚在獄也」「樊囚繫在獄也」至再而三。湯豹展吻欲對。室門忽啓。傭保進白。謂有人在電話中邀湯豹先生作語。詰其誰某則不答。謂湯先生自知云。湯豹離座起。舉步欲出。忽止。顧室中几上之電話機。語傭保曰。曷爲我扳機接線。俾就室中與語。藍泰哈法相顧愕眙。以其面客與他人語爲異。湯豹取耳機在手。呵二人曰。二公當不我罪。旋即就機應對。纔兩三語。湯豹猝變容色曰。請君小候……小候……容我往掩室門。聽言較清晰。遂置耳機。以手掩受話機嘴。反顧語二人曰。兩公言樊德摩斯在獄耶。誤甚已。二公知語我者誰。藍泰昂首應曰。我何知。湯豹曰。語我者非他人。卽二公所謂在獄之樊德摩斯也。言旣。不待藍泰啓齒諍辯。取另一耳機授之。而與電話中人語曰

哈囉！……哈囉！……唯……我湯某也……君言？……君語我。勿以喬裝我爲罪耶……樊德摩斯。君亦忒煞戲弄我矣。我固能恕君耶……哈囉！

……唯！……君謂有以自贖於罪……自贖我裝束之罪……哈囉！……我聞言不甚明晰……願君更一語……謝君……君何言？……君謂……欲自贖於冒充我之罪。將於今夕。面警探之前。有所事於亞義飯店……幾鐘……七鐘耶？……佳！……謝君！……謹誌弗忘！……我必往！……哈囉！……哈囉！……

語及此。司機人忽誤拔線。通話未畢。線乃中斷。湯豹連呼「哈囉」數數。彼方杳無應響。湯豹無奈。重挂耳機。藍泰亦置耳機。湯豹曰。公於此云何。吾人不交佳運歟。藍泰如在夢寐。不以眼前事境爲可信。率爾而對曰。否否。湯豹先生。彼方語者非樊德摩斯也。人以戲君耳。湯豹搖首曰。非樊德摩斯。公何知。何由信其人非樊而別有戲我者。藍泰曰。樊如有事於林苑之飯店。奈何先事語告君。湯豹蹙額曰。苟其自信警探無能爲之沮者。又何爲不可告。而以矜其能。藍泰曰。如其然。橫霸至此。賊膽可謂巨甚……湯君當不

以身試驗。湯豹曰。總長恕我。樊能往。我亦能往。吾何畏彼哉。藍泰沉吟有間。毅然曰。君志在必赴。義不弱君。吾往已。湯豹顧哈法曰。公何如。亦往赴否。……噫。公何思之深也。哈法默默片晌。應曰。諾。我何爲弗往。……縱知其無益。然二公往。我亦必往。湯豹曰。何言無益。哈法囁嚅曰。蓋……蓋電話中與君語者滑稽之流亞也。湯豹曰。其人信滑稽而戲我者耶。否。吾乃未之敢信。哈法曰。云何弗信。事蹟顯然。片言可以釋惑。湯豹曰。願聞其說。哈法曰。樊德摩斯囚繫在獄。又怎能出。何能與君電話中通語辭。今夕何能有事於亞義飯店。即昨宵樊德摩斯殺人之說。亦未可盡信也。樊在獄。何由出。藍泰離座起。手撫哈法之肩曰。事玄詭甚。吾人誤走一著棋。莅斯訪晤湯豹。誤也。宜進獄探視褚佛。視褚佛臂肘之上有創痕否。視渠昨宵曾否出獄而殺人。視渠今晨曾否出獄而與湯君語。視其今晚果否能出獄而有事於林苑之亞義飯店。哈法疾起。取冠在手。披外褂而應曰。總長言當。敬侍公同往……

第二十章 水素酸化物

(一)

晨鐘初動。獄中屆飯囚之時。獄室甬道中。天光猶未深入。甚昏黯。有禁卒名赫衛者。攜囚飯。立幽閉褚佛之室前。趨起不遑入。常日每禁卒臨室投鎖鑰。啓戶扇。褚佛聞聲。必躍起。望門盼禁卒。以爲挾好消息來。釋放出獄也。必已。雖十有九失望。而望釋赦之念。曾不少衰。是日則不然。赫衛投鑰於門。不聞褚佛躍起迎迓之聲。而未及門之前。已隱隱聞室中喃喃呻吟作囁語。及門內瞰。則見褚佛猶自擁衾未起。輾轉床褥。如被夢壓。時時高舉雙臂。若甚痛楚。呻吟不絕。其一臂有血痕二縷。外透。流及汗衫袖口。白毡之上。亦淋漓染有點滴。赫衛異焉。進室。置囚飯。推醒褚佛。扶之坐起。褚佛交手揉眼。懵懵蠢視赫衛。赫衛曰。汝何事呻吟。血漬何來。褚佛驚矍曰。血漬。血漬。汝何從見有血漬。赫衛曰。血漬在汝臂肘。衫袖。氈上。皆是。汝何由負傷。褚佛曰。我不知。微汝言。我不省皮破出血也。意者宵來磕碰所

致。赫衛曰。言大不可信。何事磕碰。何由磕碰。以何爲磕碰。褚佛張視。指牀隅語曰。此方一角。沾有血漬。必我所由碰傷處。爾曷視之。宵來我眠睡大不安。睡中若被夢魘。我頭岑岑。而腦昏昏。四肢痠楚。如受針灸。終宵輾轉牀榻之上。有時惛惛。曾不自知。肘臂碰磕鐵柱。因而破皮出血。亦意中事。初無可訝異也。赫衛冷然曰。我不甚明瞭爾所言。今且起。加衣。我往告獄吏。吏來自有以明種切。言既。鍵門而去。

(二)

獄吏。名夏義德。典獄之佼佼者也。是日之晨。方伏案展讀宵來所撰報告。愉然自喜。喜所監管。曾無些少事故發生。不負「措施裕如」之時譽。赫衛忽叩扉進稟。謂頃攜囚飯詣五十五號室。發見囚有傷。在其臂肘。夏義德曰。五十五號室囚。得毋褚佛而偵探之有聲於時者耶。赫衛曰。然。夏義德曰。厥傷巨乎。赫衛曰。否。但皮膚之傷。傷在肘臂。夏義德曰。導之詣療病室。俟醫者來。我往視之。同時。電鈴驟響。

獄關自電話傳語。言獄醫杜瑪韋。適進監應診。夏義德旋偕杜瑪韋同臨療病室。見褚佛據机坐。雙手扶頭。若有所思。褚佛以臂上傷痕不知所自至。方自悒悶。見獄官偕醫士同至。徐徐起立。楞楞然作蠢視。杜瑪韋短小面圓。爲人和霽可親。面囚時時挾笑。獄中黯昏不見天日。囚處請室。但有苦惱。鮮遶笑靨。杜醫每挾笑靨以俱來。且復時與囚徒作諸語。若以紓其牢鬱。常語人曰。吾臨獄診囚。輒以令囚發笑爲第一味藥。囚而喜笑。症自輕減也。旣從獄官入。徐步近褚佛前。輕拍其肩。與作諸語曰。爾何事不自聊生。毀傷肢體以求死。弗虞吾輩責夏義德先生以不善遇囚之罪耶。褚佛肅然曰。吾不幸被誣而進獄。安天任命。以待事白。決無圖死之心。自陷罪戾。莫自湔拔。矧獄長遇我儕厚。囚衆無間言。臂傷何來。我亦甚悲悶。宵來寢寐不寧。殆夢魘中振動肘臂。在鐵牀柱上。磕傷所致。舍是殊無以自解也。遂捲袖露臂肘。示醫者以創傷。傷在臂上端。傷痕一道。長約三四生地密達。血漬滿衫袖。而勢輕微。非可以致

命。不似囚圖死而自戕者。杜瑪韋診驗良久。不以「牀柱

(二)

磕傷」之言爲可信。反顧語夏義德曰。驗得創爲皮膚之

哈法在獄長室。志志坐不安席。此來以偵查昨宵案事。驗

傷。皮膚受物劃破而血出。出血甚多者。因傷及小脈管所

褚佛之曾未受傷。詣監。不見獄長。獄丁報稱。偕醫在診療

致。決非「牀柱磕傷」。吾敢斷言。細考創勢。似鋒銛之刃

室診視褚佛創痕。哈法聆言驚喜且懼。褚佛而創。褚真樊

所割割。刺時甚猛。侵及小脈管。血流驟注於傷口而外洩。

德摩斯也。余飛與樊鬪。不勝。創樊而殞。珊黛別墅衣帽間

創以隆腫。本我外科經驗。斷爲刀傷無疑義。褚佛癡立而

侍者目擊樊創在臂。今果發見褚佛創臂。則其人非樊而

聽。醫者言竟。褚大惶駭。嗒然頽坐。枕上。面容愀變。如遘鬼

誰。可喜也。唯是監獄之內。衛戍森嚴。盜繫獄而能出入自

皆。杜瑪韋異焉。把手而診褚佛脈息。訝詰曰。常日爾脈搏

若。寧不駭人。此來雖獲有褚卽是樊。樊卽是褚之鐵證。且

甚緩弱耶。褚佛曰否。我平日勁健。脈息與常人無異。但昨

從而索知昨宵之案。固樊德摩斯而褚佛者所爲。然以繫

宵眠睡弗安。今日頗感不適。頭岑岑。四肢痠楚。如病店。杜

獄之囚。夜出殺人而早歸獄。驚愕之餘。不勝其惶。負手

瑪韋曰。吐舌示我。褚佛張吻吐舌。舌本作乳白色。杜瑪韋

深思。繞室狂走。頗以久佇夏義德爲悶。已而瞥見夏義德

僕腰。掩耳褚佛胸前。諦聽良久。若有所得。起臥獄官。同就

踰跟推門入。夏方訝悚於杜醫之言。不覺顏之愀變。哈法

室隅。咕囁耳語。所言似甚重要。褚佛遙望。不期惶愕。夏義

不遑顧。迎面呼問曰。褚佛如何……傷耶……傷在何部。

德聆醫者言既。迴身面褚佛。啓齒欲詢。未及發言。獄丁趨

夏義德喘息而應曰。醫言渠自戕傷。傷甚微而……哈法

稟。言哈法在獄長室候見。謂有要事來諮詢。夏義德曰諾。

不及其言之竟而應之曰。何由致傷。夏義德曰。醫言鋒刃

吾卽往見。諭禁卒。導褚佛還囚室。並囑人。慎監視。勿怠忽。

所刺。匕首抑刀。尙未確定。哈法曰。傷在何處。夏義德曰。在

臂。哈法嘆曰。其人真魔鬼也。夏義德不知珊瑚黛寓邸宵來發生有殺人之事。甚異。哈法喟嘆之言。楞楞聽哈法。哈法厲色詰曰。貴監之囚。何以能夕出外而朝歸獄。夏義德聆言駭且怒。平日每以監理獄務會未發生事故深自期許。哈法奈何有囚徒夕出而早歸之言。盛氣欲對。哈法復曰。先生監理獄舍之周密。素所欽仰。願得一言以解吾惑。褚佛獄室中果藏有刀匕否。夏義德毅然曰否。理勢皆所不應有。囚初繫獄。十有九不自聊生。咸甘一死。故凡可以害囚之物。搜取殆盡。何況刀匕。哈法曰。準是以言。褚佛在獄。無從自傷。則受創當在監獄之外。吾今莅此。蓋爲偵查褚佛之會未受傷而來。未及獄人告我。我已預知褚佛之必受創。吾來特一驗虛實耳。先生得毋訝異於吾言乎。先生有所不知。昨日之夕。有人殺我部屬一偵探於跳舞會。兇手傷臂。我疑褚佛。褚臂而創。則其人固斯案之兇也。獄室無可創臂。臂傷何來。吾是以有囚夕出而朝歸獄之問。夏義德駭愕不可狀。噤不能言。但期期而對曰。斯乃大奇。

哈法曰奇固也。吾人廉得其情。囚縱狡。將何逃死。夏義德楞楞言駭人聽聞不已。哈法緘默有闕。坐而言曰。然有可異者。褚佛素具機智。既殺人而傷臂。臂創實爲正兇之明證。豈不之知。元宜遠走高飛。投絕域以逃刑網。何事歸獄。待按驗。自深罪咎。愚者尙未必然。而謂褚佛爲之乎。舉宵來事。一一告夏義德。夏義德神智漸定。憶及杜醫所語告之言。答哈法曰。某頃有所聞。或足以資先生偵查之助。杜醫告我。褚佛脈搏緩弱而有病容。精神疲憊。按醫理診知其人似曾進「格魯擊質之水素酸化物」。飲毒之說。我不敢信。獄中檢查葦殿。毒何自來。仰毒毒發。將不可治。况仰毒與傷臂。離奇不經。箇中又何關涉。哈法聆言駭震。一躍起。應夏義德曰。先生奈何不知所關涉。豈不省格魯擊(Chloral) 雖毒物。而可調以爲蒙汗劑乎。雅然。褚佛而飲毒劑。褚佛胡爲而飲毒劑乎。褚佛進毒之言。匪惟無以解我眩惑。我感且以深。夏先生。貴部屬諸禁卒。一一可倚信不……夏義德中止哈法之言立應曰。若曹一一可恃。

如我之自信。凡我獄卒。無一不經我隱中長時間察驗而後委囑以事者。敢保其無他。哈法曰。迄褚佛入獄。監視者誰。會易以他人否。夏義德曰。監守褚室之禁卒名赫衛。執役獄中。垂二十年。迄吾受事此間。曾未聞其人有不可信之點。哈法思有間曰。諾。大教益我良多。茲請情人導我赴褚佛囚室。一爲按驗。

(四)

獄長比離診療室。室中人匆匆爲褚佛裹創傷。衣以囚服。牽之還請室。相待至狂暴。以囚每有事故發生。勿論纖鉅。胥禁卒所弗喜。變色詬罵。無足異也。褚佛每處逆境。善自寬解。是晨昏昏如中酒。而復有所訝異。方潛索之不暇。殊弗以禁卒之行動爲忤。一心以臂上創痕爲念。念臂何自創。身何由病。樊德摩斯本身或遣人所爲。身病如中毒。臂創不自知。舍讎家以乘我外。殊無以自解。身處囹圄而盜猶能有以毒我。我生之危。大可悚懼。初意盜佈機阱。陷我於獄。攫刳閹割。百行無沮。將忘我如遺。勿復擾我。且我繫

獄。警衛森嚴。賊縱欲甘心於我。亦未必能逞。不虞宵來乃爲所毒而刳臂。賊能毒我刳我。而獨不死我。殆無取於我死。且必藉我之不死而別有所爲。可斷言也。樊於獄囚能爲所欲爲者。殆此中有其人黨羽。獄中而有樊之黨羽。於我生雖危。我不難覓隙以窺破之。蓋其人必時與我接近。不然無以禍我。爲所欲爲。視如無物也。我今處此。生命之危。如風前燭。搖搖欲滅。除力謀破獲賊黨。以明真象。殊無以自救。囚處而欲歐獲賊黨羽。誠大不易。然靜以待動。凝全神。萃心積慮以求之。願終可償……思際忽見哈法轟立其前。徐徐入室。哈爲刑事科長。褚佛之直轄首領也。褚佛陷身繯綯。其人預有力焉。今於囚室猝見其人。變色微却。怒笑莫可。哈法佯爲無睹。入就小机坐。室中有二禁卒。蓋以頃間獄長有「慎爲監視」之言。特來看守。弗離跬步也。哈法示意。遣二卒退出。室門比掩合。哈法語褚佛曰。宵來外間發生事變。而臂上創痕。實爲爾最大之罪證。褚佛怫然曰。先生察按刑事。素有聖明之稱。獲我罪證。亦甚多。

矣。今更有所發。我將奚異。中心竊慮先生之終無由明。我不白耳。獲有我罪證。我將奚異。哈法變色。囁嚅而應曰。褚佛。我爾交誼素摯。我敬愛爾。遠勝他人。自爾爲事勢所牽涉。凡於爾有益之事。我弗竭衷誠以偵查者。可指天日以爲誓。爾乃怒惱我耶。我今語爾。爾未定讞之前。舉我可爲爾助而不爲者。有如白水。茲且竭爾昨夕所遭遇之事故。詳細以告我。臂何由創。爾何由懨懨如有病。語時聲吻至

惡繫。蓋以宵來詭變。益以晨間夏義德「格魯擊水素酸化物」之言。漸萌褚佛不無被人誣陷之念。褚佛聆言。怒亦漸解。二人推誠密談久之。詭諛不破之秘。似有一線光明。語聲低微。所言多不可知。二人似都滿意。臨別之際。哈法與褚佛接手爲禮。弗復相待以罪囚。褚佛亦復喜溢眉宇。若大有望於哈法茲行也者。

(未完)——留——



高 等 國 貨

大 長 城 香 煙

風 行 萬 里



先哲有名言。長
 城國之寶。今有
 長城烟。尤令人
 傾倒。色鮮味更
 佳。遠近馳名早。
 諸君吸此烟。可
 以解煩惱。實業
 賴以興。利權賴
 以保。寄語愛國
 人。毋忘此烟草。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煙 草 公 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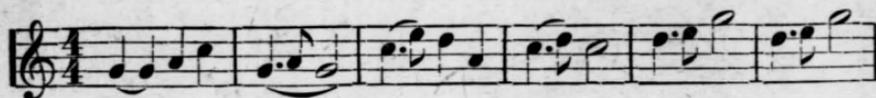
請 明 確 由 小 說 世 界 介 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棄 婦 吟

T. S. Bu

(過溪流) 潮州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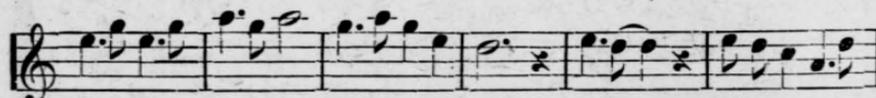
5 5 / 6 i | 5.6 5- | i.3̣ 2̣ 6 | i.2̣ i- | 2̣.3̣ 5- | 2̣.3̣ 5- |

工尺調 六六五上 六五六 上工尺四 上尺上 尺工六 尺工六
 噯……官人 呀……爾……何不 思……想 想當初 想當初



3̣. 2̣ i 2̣ | i- 0 | 3̣. 2̣ i. 2̣ | 3̣. 2̣ 3̣- | 5. 2̣ 2̣. 3̣ | 5. 3̣ 5- |

工尺上尺 上 工尺上尺 工尺工 六工尺工 六工六
 奴在彩樓中 見爾形藏珠……玦 故將繡球拋擲爾



3̣. 5̣ 3̣. 5̣ | 6̣. 5̣ 6̣- | 5̣. 6̣ 5̣ 3̣ | 2̣- 0 | 3̣. 2̣ 2̣ 0 | 3̣ 2̣ i 6̣. 2̣

工六工六 五六五 六五六工 尺 工尺尺 工尺上四尺
 意望夫妻 來相守 朝夕同欣慶 誰知……誰知爾榮耀



i 2̣ i 6̣ 5- | 6̣ 5̣ 5̣ 0 | 3̣. 2̣ 2̣ 0 | 3̣ 2̣ i 6̣. 2̣ | i 2̣ i 6̣ 15- 0 ||

上尺上五六 五六六 工尺尺 工尺上四尺 上尺上五六
 就把妾來丟 心愁……可憐……可憐我終身 付在水中流

(潮州東吳三中學高級中學三年級生 Dzung Zung Wu 投稿

我還欲聲明 T. S. Bu 亦是我的名字不過是潮州音)

我的住址如下 "S. U. M. S. No. 3"

Huchow, Che.

最適孩童應用之香皂

棕欖香皂

欲孩童之發育健全必先清潔
其皮膚欲皮膚之清潔必須選
擇適當之香皂擇其清潔之力



美製

大而無傷嫩

膚者棕欖香皂即

為最適孩童應用

之香皂凡為家長者幸即購用

注意現在各處出售之棕欖香皂已加改良香

料加重改威美盒益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啟



臨死前的靈光

張碧梧

牛恪夫病倒在床上。足足已有一個月了。他是六十多歲的人。本來氣血兩虧。加之平日操勞過度。體質又很衰弱。偶然感冒風寒。便抵抗不住。病倒下來了。他有的是錢。在這一個月當中。不知請了多少醫生。先前請的是中國醫生。無奈服下藥去。非但不見起色。病勢且一天天的沉重。急得無法。再請西醫來醫治。但喝下許多藥水。也無有一些功效。眼看着他的肌肉。一天瘦似一天。精神也一天頹敗似一天。雖還有短促的呼吸。但臉色蒼白。已和死人一般。他這時真有如一盞油燈。燈油漸漸燒完。火燄漸漸滅低。不久定將熄滅了。親朋們見他病到這樣。料定已無挽救。有的說他憑着赤手空拳。如今掙下這偌大家產。又有三個兒子。五個孫子。長孫媳並已懷孕。早晚就將生產他。

縱死了。也好算是福壽全歸。有的說他辛苦一世。不知費去多少心血和精神。纔能有這般豪富。正該享受老來之福。娛樂天年。不幸就一命嗚呼。未免白忙了這一場。太不值得了。其實這兩種議論。都覺空泛無味。因為這生死之權。自有造物之主掌管着。怎能聽人的支配。他若不應死時。慢說纔有六十多歲。儘可活到百歲。也不妨事。倘若死神已尋找着他。須引他脫離這人的世界。他縱有千萬萬的家財。也不能買到一天的性命。金錢的勢力雖大。能够操縱一切。但到了這時候。是完全無效的啊。大凡一個人。平日裏縱然隨心所欲。無惡不作。偏生又好估過。自信所作所爲。無不合乎道義。但到了臨死前的片刻。那人生都有的一點靈光。必能自然而然的明亮起來。

將前陳往事。照得功罪分明。這實是一種神秘的哲理呢。

是淚海已枯。擠了幾擠眼睛。並未迸出一點淚來。忽的他

牛恪夫病倒在床上。神智雖

漸漸昏迷。但有時也還清醒。

就微微睜開眼睛。向房的四

下裏望了一遍。見陳列的器

具。何等精美。映在電燈光下。

分外覺得好看。就暗想這都

是我費精勞神買回來的。當

時惟恐漆色不經久。木質不

耐用。誰知他還一無變動。我

却已是個臨死的人了。又見

他的家人。都站在床前。有的

用手帕揩眼睛。大約正在落

淚。有的祇呆呆的望着他。獨

有他的妻子。淚痕滿臉。鼻涕流到嘴唇上。還未曉得。却儘

管哽咽不住。不由得觸動了夫妻之情。也覺一陣心酸。但



牛恪夫臥在病牀

又起了一個奇想道。生是人的

起源。死是人的結果。所以

世界之上。無有不死的人。那

末一人死了。正是他的結果。

別人何必哭呢。就像我活了

六十多歲。如今纔到了這結

果之日。家人却以為我是死

了。就朝着我哭。其實他們也

有死的這一天。到不如自家

預先哭一場罷。他的神經。本

已非常衰弱。這時睜開眼睛。

東瞻西望。覺得很為疲

憊。支持不下去。就立刻將眼

睛閉上。想養一會精神。無奈他去死已近。那一點靈光。已

慢慢的明亮起來。於是他斗覺腦海中起了異常的變動。

且似覺眼前正懸着一幅白布，上面逐漸的映出許多事蹟。有如開演影戲一般。原來正是他一生所做的事。他一面閉目細看。一面心裏暗想道。我生到世界上。已有六十年。時間不謂不長久。我也有五官和四肢。並無一些殘疾。造物之主。也可謂厚愛於我了。但我在這六十年當中。可曾利用我的身體。做出幾件有實益的事麼。祇怕是一件也無有的罷。我雖也懂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且也會在政界中混過十幾年。論理就該趁這機會。替國家興利革弊纔是。然而是不顧公德。祇圖私利。雖明知這事與國有害。但因有利可圖。就肯踴躍向前去做。倘若無有錢賺。縱然是國家根本大計。却也掉頭不顧。曾記得那一年。我因得若外人一筆大大的賄賂。就將一座鑛山。賤價讓給外人開採。當時雖有人反對。並有人用危詞來恫嚇。但我祇記得那筆賄賂。顧不了許多。畢竟將這事做成。國家雖失掉一個財源。我却平添了許多財產。無怪我要自誇聰明。笑人愚拙了。但是官吏也是國民之一。應該有這賣

國的行爲麼。如今想來。這實是我學生的大慢事呢。我對於國家。尚且如此。對於社會。更可想而知。當我四十歲那年。因爲官囊已足。儘可面團團作富家翁。不願再浮沉宦海。同人色笑。就立即辭職回家。過那逍遙自在的歲月。在這個時候。認識上幾個商界中人。和他們談談經商的門路。覺得這也是個發財的法門。好在我有的是錢。不愁沒有資本。但因毫無經驗。祇好和人家打伙兒做些生意。起初做的。原是正經生意。利息也很微薄。後來我隨處留心。將這當中的經緯。都考察得明明白白。因想做規矩生意。再也無有發財的希望。倘要想賺進非常的厚利。非用一種神妙不測的手段不可。於是我就烈烈轟轟。做出一番驚人的事業。大約到了如今。和人家講起來。人家還得聞之變色呢。原來那時有一種證券。價格很低。我誤信人言。說是不久定將飛漲。我以爲有利可圖。就買進許多。不料等我買進之後。這價格非但不漲。並且日漸跌落。計算起來。虧本很巨。在常人到了這個地步。必然急得要死。但我

一些不急。反以為這正是我施展神妙手段的機會到了。我當即取出一筆巨款。不管三七念一。再去收買這種證券。並造出許多與己有益

的謠言。暗中再佈置下種種機關。果然不上一個多月。市面上。這證券已大為減少。物稀為貴。本是經濟學上的定例。象之旁人又相信我造出的謠言。也陸續收買。供不應求。價格自然飛漲。我到了這時。平均計算。已不虧本。且有餘利。但我仍不滿意。再任意操縱。時而將這價格抬高。時而又硬行壓低。弄得別人無所適從。叫苦連天。我却在暗地裏得意。這證券出入很



他想到操縱證券的市面

大。和社會金融。本大有關係。經我這一番搗亂。金融界上。頓現出恐慌的情況。並間接影響到民生。也聯帶的紛擾起來。我做這回事。本很秘密。先前別人見這價格漲落無定。查不出真因何在。祇是相顧驚詫罷了。但世界上那有永久的秘密。遲早總有暴露的一天。等到他們曉得是我從中操縱。就一面合力排擠我。一面設法均平這價格。但是我已獲利無算。家產頓增到一倍以上。本不必再

去做。就此急流勇退了。當時因折本逃走的人也有。破產的人也有。還有幾個人急得走頭無路。就自盡而死。雖說

是他們經商失敗。纔弄到如此。但若無我那一番操縱。價格怎會有那般大的漲落。他們又何致於失敗到這樣。所以他們這班人。有如是失敗在

我的手裏。如今細想起來。我要這許多錢。有何用處。他們和我何仇。何苦將他們害到這個地步。再說社會是由人民合造成功的。人民對於社會。應該供獻些利益。纔是道理。但我供獻給社會的。就是這麼一回事。我不正是社會上大大的罪人麼。至於我對於家庭。造下的罪惡。更是不少。別事不說。單說我討這三個姨奶奶。就是莫大的罪惡。想他們都是窮苦出身。自從出世以來。挨凍受餓。着實經過一番磨折。不幸再墮落到倥子裏。又不知被了多少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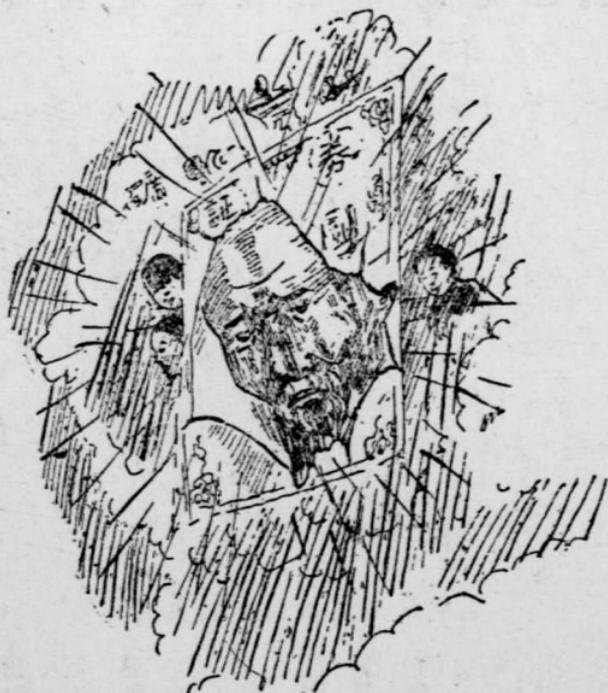
他又想到三個姨太太

打罵。身體任人蹂躪。精神備受痛苦。我若真是愛惜他們。祇應拿出些造孽錢。將他們救出那火坑。好讓他們自由。嫁個丈夫。挽回下半世的命運。

我偏爲滿足自己的性慾。買他們回來。關閉在這牢獄式的金屋裏。斷絕他們前途的希望。這豈非大背人道主義。太覺慘酷了麼。他默想到這裏。不由得睜開眼睛。瞧見三個姨奶奶。都站在床前。第三個年紀很輕。和他的長孫媳差不多。分明是個年輕美貌的女子。就覺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連忙再閉上眼睛。不忍再看。但仍想道。我已是臨死的人了。我死之後。他們落在我兒媳手裏。生活必更艱苦。年紀又輕。後日正長。那時求生無路。覓死無門。如何得

了。這不正是我害了他們麼。再說我爲兒孫計。不惜勞心費力。替他們掙下這偌大的家私。他們就仗着有的是錢。儘可錦衣肉食。不必自謀生活。我也以爲富家公

子。理當安坐而食。若自食其力。豈不給人家笑話。因此便不教育他們。他們就成爲不學無術上等的游民。古話說得是。小人閒居爲不善。他們既終日無事。游手好閑。便不免狂嫖大賭。或再做些下作的勾當。且不知金錢來處不易。隨意亂用。有時我因他們用得太多。不肯照給。他們却會向外人去借。外人曉得他們家裏有錢。不過他父親手裏。不能自由。自然肯借給他們。因此他們的債務很多。逢年過



節。他們無有錢去還。外人就向我來討。我無法。祇好照還。他們的胆量。也就越發大了。但當我活在世上。他們畢竟

他又想起女子

有幾分顧忌。我死之後。財產到了他們手裏。他們借這金錢的勢力。不知要造下甚麼罪惡。而且這樣坐吃山空。家私雖大。終有用完的一天。那時他們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怎能過活呢。這樣說來。我掙下這些家財。不是愛子孫。簡直是害了他們了。唉。我

若早想到這層。無論如何。也得逼着他們學成一種職業。有了一技之長。便可終生吃着不盡。勝過千萬的家財呢。然而如今後悔已不及了。想我對於國家社會和家庭。都

是有害無利。對於自身。似當謀着個安全妥當的方法了。但是當初在官在商。都是勞心費力。忙着弄錢。日裏在外面奔波。夜間還須打點計劃。往往連睡覺的工夫也沒有。何曾過一天安靜的日子。及至掙下了家私。以為可以享福了。住的是高房大屋。吃的是美饌佳肴。穿的也是綾羅綢緞。似乎是很爲享福。然而到了今日。又怎樣呢。偌大的家私。可能帶去分文。精美的器具。可能帶去一件。却祇使我的靈魂。感着無限的痛苦。並在社會上留個惡名罷了。倘我從前就有這一番光明正確的見解。講究立身處世的正道。並替國家和社會。做下幾件永久有益的事。如今別人曉得我病已垂危。必然爭先恐後的來慰問我。並表示他們惶急不安的神情。那末我見了。必很快活。含笑而死。死後。他們又忙着替我開追悼會。或再留下個永久的

紀念。給後人景仰。我靈魂見了。必然格外快活了。但是今日怎樣呢。他想到這裏。覺得心痛萬分。不由得乾號了幾聲。

他接着又暗想道。造物之主。既然生下一個人來。賞給他五官百體。並給他聰明才幹。自必希望他在世界上。爲人們謀些幸福。這是一定不可移的至理。但我竟專做些壞事。使人們祇受我的害。這豈是造物之主生我的原意。我死之後。怎樣去見造物之主呢。所以我這場大病。倘能全愈。定當痛改前非。竭力懺悔。造物之主仁慈。或許抵銷我以前的罪孽。然而我已病到這樣。那能有全愈之望呢。生平任性作惡。到了這臨死前的片刻。纔想懺悔。自然來不及咧。

(完)



TRADE MARK "HAZELINE" SNOW 商標

標 花 雪 蓮 士 夏 商

夏士蓮雪花品精質優一

經傳施能使肌膚嫩白容

貌美麗男子剃鬚婦女裝

飾莫不咸宜若將夏士蓮

玫瑰霜勻傳兩頰更能使

蒼白之顏色轉為紅潤矣

本品必貼有華文仿單

各藥房及洋貨號均有發售

將此券送至本行並
附尊處住址當贈採
控術仿書一本

BURROUGHS WELLCOME & Co.

LONDON & SHANGHAI



行 藥 大 威 寶

海 上 京 英



禍水

吳綺緣

程蕙芝是一個女子中學的高材生。伊家中只有一個老母。相依爲命。經濟方面。甚是艱窘。所以伊的宗旨。不外將來學成之後。在社會上謀個位置。借此維持伊一家的生活。平時向學極是勤懇。同輩都是望塵莫及的。最可愛是伊的一付面龐。宜嘖宜喜。俊美非凡。同學差不多都把安琪兒來喚伊。伊却處之淡然。並不顧影生憐。同人家去爭妍鬪豔。性情也是和藹異常。永沒有疾言厲色。去對付別人。但是伊的本性。確是孤高狷介。抱着一種獨善其身的觀念。雖然勉強和世俗周旋。却從來沒有人得着伊的青睐。所以和外界交接很少。忽忽的過了幾個年頭。已經畢業了。名次當然列在第一。照例有了這樣程度。也不妨出

去任事了。無奈伊的志願太高。虛心過甚。總以爲自己的學識和經驗。還未充足。不敢輕易問世。仍想繼續求學。好在那時女子教育。雖還未昌明。辦高等的很少。有幾個開通些的男校。却已兼收女生了。伊因爲沒有經過精密的調查。竟進了一個包含着營業性質的大學。教授還勉強得過。管理却腐敗極了。除了宿舍之外。男女學生。竟完全不隔離的。女生的總數。竟不到男生十分之一。勢力甚是不單薄。男生中品性純正些的。固然覺得沒有什麼關係。那些舉止佻達。平時放縱慣的。對着女同學。便要嘻皮笑臉。胡作胡爲。往往還有不規則的言談。流露出來。伊的面貌。要算是女生中最美的。所以歡喜同伊來親近的也最多。

伊志在求學。心地本是高尚純潔。見着那種怪狀。並未放在意中。依舊和顏悅色的對付。不論是誰。都一體當朋友看待。以爲身雖落在旋渦裏。決不至喪失自己的操守。只要在學問上沒有什麼阻礙。不妨儘他們胡鬧去。那料許多男生。因爲垂涎了許久。都不曾達到他戀愛的目的。便彼此疑忌。釀出一種酸素作用來。爭着在外面



伊只得忍痛收拾行李回去

二
宣揚。不是你說程女士和他訂了婚約。便是他說程女士和他生了戀愛。造作蜚言。自以爲非常得意。還有好事的。替他們辯護。幫他們爭鬧。每天走廊下的揭示板上。黏着滿滿的文字。沒一篇不是討論這件事的。伊雖然問心無愧。但是目睹着無故發現這種怪現象。也有些面紅耳熱。忐忑不寧。結果愈鬧愈兇。管理員也曉得了一

般品行端正的同學。沒有知道底蘊。總以為這番的擾亂。是因着伊起的。便認定伊是罪魁。一致攻擊。大家說伊是禍水。不走是學校不得安寧的。伊目睹這情勢。知道無可再留。却終不明白。自己究竟是犯着什麼罪惡。要受大眾的唾棄。只得忍着痛把書籍行李收拾好了。退學回去。伊經了這番蹉跌之後。不願意再去尋學校生活了。心裏想家中境况。本是困難。不如在商界上尋些職務。比較還可活動一些。即使薪水有限。贍養母親總夠了。從此便把求學的意思打消。閉着學習些商業上應用的技能。恰巧有個親戚。介紹伊到一家新開的大公司裏當職員。月薪也够敷衍。伊當然願意去就。經理見伊人物漂亮。談吐俊雅。立刻就訂約。催伊去辦事了。那裏面男職員不少。辦公室又和伊昆連的。到每天應辦的事務完了。都喜歡跑到伊那間房裏去閑講。伊雖喜清靜。也不便過於拒絕。到得日子一多。來的更是忙了。商人的程度。當然更不及學生。眼看着一株解語名花。種在公共的場所。均勢不破。萬不

能去染指。便有些不耐煩起來。往往發出很粗鄙的言談。彼此的嫉妒。更是不免。伊每天總不能夠安安穩穩的辦事。深恐又要蹈前次的覆轍。索性老老實實。去對經理說了。經理安慰伊一番。立時就跑出去說。男女混雜。究屬不妥。將來恐怕於公司名譽有關。當天就把女職員的辦公室。搬到後面。對於伊更是優待。竟叫伊在自己的鄰室辦公。伊覺得比從前清靜得多了。每天除了辦事之外。還可做些文字在雜誌上發表。借此補助零用。心裏正在感激經理先生。說是能夠體諒自己。不同那些惡僧一般。誰料經理召他進來。也未嘗不挾着私見的眼。瞧着這樣的天仙化身。在自家部下辦事。才能容貌。比家中的黃臉婆。不知要高上幾千百倍。當然也要百計引誘。意圖染指。因此朝也加薪。暮也獎勵。只要博伊的歡心。便可乘間入手。可憐伊一片天真。怎樣會料到經理存着歹意。還只當是平時辦事勤敏上得來的。以後更是勉力一些。以圖報答。見着經理。也表示一種感激的態度。經理反誤會了伊的意

思。以爲女兒家畢竟容易挑誘。伊一定是自己藥籠中物。有一天。趁着沒人在旁邊。竟推着伊坐下。涎着臉露出

允。况且先生所處的地位頗高。一舉一動。都要做人家的表率。卽如這一番的談話。在我心中。雖不會存什麼芥蒂。

求婚的意思。并且道女士才色兼備。已經歆慕了許多時候。并且閒說擇偶甚苛。到現在還沒有得着如意郎君。真是天從人願的一件事。我家裏雖說有了正室。但是素不和睦。久已當伊死了一般。倘蒙女士俯允。決不敢作妾媵相待。不妨別卜新居。好在我頗有財產。聽憑女士怎樣取用。都可以從命的。伊聽了半天。身子宛如落在冰窖裏一般。半響纔掙着回答道。雖蒙先生錯愛。但是我久已立下誓。抱獨身主義的。決計不敢應

務的。吠影吠聲。嚷成一片。當然大家又把伊當禍水看待



經理向伊求婚

但是旁人不免總要營議的。那就未免有些不值了。經理被伊搶白了一頓。知道絕望。只得漲紅着臉出去。還隱約聽見他咕嚕道。好個不中抬舉的東西。你不從我。看你可還能保留名譽和位置麼。伊任他胡說。總不回答。但是便在這兩三天內。流言已經四佈了。有人說經理久和伊有了關係。因而看承優異的。還有說某男職員是經理的情敵。所以上星期把他開除職

了。想伊可還能擔任下去麼。明知他們都是垂涎自己。沒有達到慾望。想盡方法來陷害的。但是總恨沒有抵抗的能力。只有趕快辭職。暫免去無數的冷嘲熱罵。心頭怨忿。從此又多積了一層。有些朋友。都去問伊爲什麼很好的位置。又輕易犧牲了。伊爲顧全自己和人家的名譽起見。總是浩歎不答。

伊一天瞧見報紙上登着本館的廣告。說要招請女書記一位。薪俸雖然菲薄。任務倒也簡單。心想報館是言論機關。內容一定是很文明的。大可以去嘗試一番。便投了封自薦的信去。明天便得着回函。說要親自去接洽。再定去取。伊急於謀事。果然去了。不意這個報社經理兼總編輯。竟是個不滿三十歲的少年。裝束很是華美。將伊細細打量了一回。略敘了幾句寒暄。便說十分合意。要即日去供職。伊操着筆墨生涯。也並不覺得寂寞。每日只擔任抄錄幾個小評。無如那位經理。偏又風流自賞。抱着不可思議的奇想。除了每天來厮伴伊一回之外。還要聚精會神。做些

關於戀愛的文字。去刊附張。却偏嫌自己的字跡潦草。怕手民不識。一定要囑伊先把來曆錄一過。伊明知這樣舉動。不合法軌。偏又是責任所在。不能推却。只得胡亂替他抄去。但是除了辦事之外。絕口不同他交談。藉此杜他的妄念。經理討了幾次沒趣。雖然略爲斂跡。但是暗中依舊野心未死。因爲平時留心觀察伊的著作。舊學程度。比自己還要高上幾倍。甚是欽佩。恰巧社裏有一位記者辭職。就聘伊來擔任。以爲感恩圖報。是女子的常事。這番於伊名利雙方。都無故提升了一級。將來好事得諧。也未可知。誰知伊仍是吾行吾素。榮辱無關。只於職務上勤勉些。就算是報答的了。并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經理固然是無隙可乘。但是伊的容貌。究竟生得過於美麗了。即使亂服靈頭。自有一種清高拔俗的丰韻。當了報館記者。和外界本容易接近。再加伊每天的著作。又是字字珠璣。要令宿儒咋舌。由此更易使人傾慕。不多幾個月。伊的大名。已是遐邇咸知。漸漸有些浮薄少年。癡情妄想。自負才華。寫

出許多駢四儷六的肉麻情書。雪片也似的投到報社裏來。伊總算來者不拒。寫字檯旁邊。本放着個大字紙籠。凡有不規則的信件寄來。連瞧也不瞧。都原封投到那裏面去就算了。只是失望的人一多。便大家要圖報復。不免又在外面造謠。或者到反對派的報紙上去盡情謾罵。伊又不便去爭辯。一味優容。自家報紙的聲譽。果然一落千丈。經理本同伊有心病。正好借公濟私。諷伊辭職。伊也覺得幾個月中間。身體精神上。雙方受盡苦痛。這種職務。萬難繼續下去。便留下一張辭職書。沒精打采的回去。不過這報社的內容。愈趨愈下。歇不多時也就停閉了。伊不是又成了禍水麼。

伊出了報社以後。不久便到一個女子兩等小學裏去擔任教務。脫離言論機關。加入教育團體。這兩種事業。本是大同小異。伊以為現在的職業。比較更要清高些。責任也要重些。決不可以怠玩的。要是沒有什麼變故。便畢生犧牲在這裏面。正也不妨。所以竭盡心力去誘掖後進。學生

和伊。感情當然是很好。無如家族來參觀的。偏都以為女教師年齡太輕。容貌太美。有些不信任伊。校中男同事又很多。平日聽伊的論調很新。往往要把自由兩個字去打動伊。爭着逐鹿。醜態畢露。伊縱然仍是目高於頂。不屑置盼。但是因為外面製造空氣的人太多。蜚言未免日甚一日。家族羣起責難。髣髴又把伊當禍水看待。說再要蟬聯下去。怕學校的名譽。便要掃地了。校長被衆人包圍着。只有諷伊自行辭職的一法。伊一腔教育英材的壯志。到此又盡付東流。差不多要自認是不祥之身。到處都會陷害人家的了。

伊和學校脫離關係之後。偏老母又身故了。更覺得影隻形單。淒涼萬狀。厭世的觀念。從此又深了一層。住了幾天。甚是沒趣。再被生活逼迫着。困苦不堪。便又想重為馮婦了。但是以為男子的性情和手腕。沒一個不惡劣的。公共機關。再去不得。不如尋個安閑清靜些的位置罷。斟酌了一回。便擬一個小廣告。送到報社裏去。說自己於各種學

科。都有些門徑。現在情願擔任家庭教師。倘有合意的。不妨直接來聘。刊載了纔一兩日。便受了一家公館裏的聘書。主人只有夫婦二位。年紀都不到三十歲。一個小女孩子。還只得七八歲。就是請伊來教授的。功課方面。自是簡易。不會有什麼難處。便起居供應。也頗過得去。就是那位主人。像也不甚誠實。閑來喜歡到伊教室裏來。一兜一搭的亂講。並且有時親自去買些精美的食品 and 文具來送給伊。說是酬謝伊教讀的勞苦的。伊此時已經歷盡風波。司空見慣。不以為奇。並且以為主婦一天到晚在旁邊監察。料來不會再有奇異的事情發生。便姑且安心住下。詎料那主人膽漸漸大了。無時不來糾纏。便是明知主婦在身後。也要和伊擠眉弄眼。累得主婦不時防範。看待伊也不如以前的親熱。只是淡淡的了。伊知道又不能安居。有一天決意直接對他們去辭職。纔走到房外。已聽得他們在裏面爭吵。主婦高聲嚷道。你真是居心不良。一個女孩子。送到學校裏去讀書。也就罷了。偏要借此弄個妖怪家

來。害得你一天到晚。神智昏迷。只要同伊混在一起。還成什麼樣子。給人家見了。也是笑話。這禍水再不打發出去。怕不要家散人亡。我這女兒跟伊學。將來還不知要變成什麼東西呢。又聽得主人帶笑說道。你不要生氣。我並不一樣愛伊。都是伊來引誘我的。何必單責備我呢。伊聽得這裏。已經昏過去了。不到幾分鐘。又醒過來。究竟不明白。為什麼要被人家喚做禍水。受盡侮辱。回到房裏。思索一番。方纔恍然大悟。當夜便失蹤了。那主婦餘怒未息。還一定說伊是赴情人之約呢。

隔了一天。城外的河裏浮出一個女屍。從伊衣袋裏還搜出一疊紙來。已有一半被水浸濕。模糊不甚可辨。上面隱約看見有一段文字道。女子是否要屈伏在男子勢力下的。女子具了優美的容貌和學問。是否便是給男子玩弄的資料。說什麼男女平權。社交公開。在這過渡時代。簡直都是陷人的魔窟罷了。我自問涉世二十餘年。遇事都是循着正軌以行。沒有不可告人的地方。無奈總力戰不

過那一羣魔鬼。因為要求真正的自立。不甘心做男子的玩物。終究獲着這樣的慘果。覺得天地雖大。竟沒有我個人駐足的地方。名譽已是無故的犧牲了。這軀體還留他做什麼。不如葬身清流。倒也乾淨。只可惜我國女子的職業。方在漸漸萌芽。偏屢次遇着這樣狂暴的打擊。真要使



看觀在皆人衆屍女個一出浮裏河的外城

八
人家短氣。將來還有什麼希望呢。除了這幾句之外。都不大看得清楚了。咳。這位溺水而死的女子。不是程蕙芝還有誰呢。從此世界上便少了這般一個高尚純潔的人。不過這起慘史。却已經牢牢鑄在人家腦海裏。總永久不會忘記的了。

共 學 社 叢 書

這是新
文化潮
流中最
初的出
版物主
幹者為
梁任公
張東蓀
張君勱
壽百里
諸君出
版各書
關於各
國文學
的介紹
及社會
問題的
研究為
尤多已
出八十
餘種書
名列下

歐洲文藝復興史	五角半	譚格瑞的續弦夫人	五角半	基爾特主義與勞動	六角半
藝術論	七角	社會論	五角	基爾特與貨幣制度	五角
清代學術概論	六角半	社會問題詳解 三冊	一元半	勞動之世界	一元半
墨子學案	七角半	社會學史要	四角	基爾特的國家	五角
墨經校釋	七角	社會心理學	九角	費邊社主義之意義	七角半
復活	二元半	社會心理學緒論	一元四角	社會主義政治論	五角半
父與子	一元	社會心理的分析	七角	政黨政治論	二角半
甲必丹之女	六角半	德國社會民主黨	七角	社會主義與近世	三角半
托爾斯短篇小說集	六角半	什維主義底心理	四角半	相對論淺釋	三角半
斯泰短篇小說集	八角	馬克斯派社會主義	四角	相對論與宇宙觀	三角半
前夜	八角	英國勞働組合論	七角	哲學中之科學方法	九角
柴霍甫短篇小說集	九角	馬克思經濟學說	九角	羅素算理哲學	九角
渦堤孩	三角半	家庭問題	四角半	辯論術之學習與	一元
活冤孽	一元六	西洋家族制度研究	七角	兒童心智發展法	四角
剛白羅犯罪學	一元三	西洋家族制度研究	四角半	塔果爾及其藝術	六角
不快樂的戲劇	一元	西洋氏族制度研究	四角半	平民主義與教育	一元二
俄國戲曲集 十冊合購	四元	進化與人生	七角	生命之不可思議	一元
俄國革命史	三角半	分配論	六角	統計學原理	二元
黑暗之光	三角半	互助論	一元	人生哲學與唯物	二元
活屍	三角	政治心理	九角	西洋哲學史	二元
易卜生海上夫人	五角	政治理想	三角	國際聯盟及其	二元
貧非罪	三角半	新軍論	一元二	凡爾登戰記	五角
罪與愁	三角半	基爾特與農業的復興	三角半	戰時之正義	五角
比利時之悲哀	三角半	社會之經濟基礎	一元二	現代思潮	五角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來往兩大幹路者不可不備

津
浦
鐵
路
圖

京
漢
鐵
路
圖

每
幅
三
角

英
漢
對
照

此圖兩種係最新編製概用中英文對照彩色精印凡幹支各線大小車站以及鐵道左右數百里之地名詳載無遺來往京漢津浦兩道者當置爲指掌圖幅長二十七吋寬十七吋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怪偵探談

原書名 *Un Amateur de Mystères*
原著者 E. Orzy

法國 J. Joseph-Renard 編定

吳山譯

妻崇 (原名 *Le Mystère d'Edimbourg*)

(一)

是日。余見怪叟據乳茶社之一隅坐。緘吻不言。面帶愁容。瞪目蠢矚。與爲禮。亦不答。余故欲引之使言。突前致辭。謂叟之解析疑案。言簡而意該。叟似首肯。而喑然仍不作詞。吐。時余旁有書一包。束以紅繩。余剖包。似偶不經意者然。將繩墮叟案上。叟漫然取書一冊。隨手翻弄。有間。置書原處。伸枯瘦之手取繩。挽結無數。余諦視之不稍瞬。見叟面色忽霽。一如恒狀。向余發問曰。君亦記哀定埠一案乎。余曰。彷彿記之。惟詳情則不知。叟曰。老朽當爲君述之。語

畢。曲肱案上。侃侃述案事。務詳務盡。纖悉不漏。其解疑析難。如快刀斬亂絲。毫無拖泥帶水之病。一若扣結解結之可叱咄立辦者焉。有間。叟謂余曰。君曾否過哀定埠 *Edimbourg*。如曾至其地。必聞人道及孿拉姆銀行。行長姓孿拉姆。名安特來。爲當地有名人物。語及此。出手夾。檢照片二枚。置余前。指第一幀謂余曰。此爲孿拉姆亨利。行長之長子。君試觀其狀貌。酷肖伊高索人。又指第二幀曰。此爲孿拉姆達維。行長之幼子。余觀此子狀貌。不類乃兄。顏色黯淡。面目部位。又不整齊。兩睛大而微突。叟曰。此人容貌極不端正。如此面貌。憐之者固不乏人。而憎之者亦繁

有徒。據聞彼人神筋亦欠清晰。况復髫年喪母。零仳無告。父尤不喜之。甚至視之如仇讎。此可憐之人。生於人世。殊無樂趣。達維家庭中之地位。痛苦無似。人都知之。但呆騷之人。常得意外之福。達維有姑母。名陶娜菘。嫁名畫師。畫師固雄於財。死後財產。均由渠妻掌握。顧陶娜菘性怪僻。而獨鍾愛達維。平日虔奉耶穌教。有捨身赴特逢希而省

Devonshire 笛東域 Dawton 修道院之主張。舉家聞之。莫不驚駭。因陶娜菘有措置家產之全權。一旦捨身入修道院。必將所有。概然捐付道院。而陶娜菘之意則不然。老朽前不云乎。陶獨愛面目可憎之達維。有待達維結婚後。再入道院。謝絕人事之意。此種怪僻舉動。家人莫不切切私議。時達維適愛一女子。其人名克魯福。父業醫。已故面目娟秀。風致楚楚。方諸達維之醜容癡性。直是天女之與埒思。故達維雖鍾情於克魯福。而克則淡然不以爲意。達維見情場失敗。懷喪萬分。漸至飲食都廢。終日兀坐。不言不笑。陶娜菘愛之。亟欲撮合此事。十月二日。禱拉姆在

沙樂德街 Charlotte St. 私宅家宴。席間陶娜菘聲言。現在即將所有之現金債票股票及鈔幣共計十萬利笏。給達維。而以值五萬利笏之鑽石給達維之妻云云。翌日。律師馬芬來謂已接到陶娜菘之委任。囑代立證書。於達維結婚之日。由陶親筆簽字。一星期後。各報遍傳達維及克魯福結婚之消息。略曰：

寓居沙樂德街之禱拉姆。其幼子達維。不日與寓居普林士公園之已故醫生克魯福之女結婚矣。

此種消息。傳播以後。男女兩家族方面。均受不利。因達維貌寢陋。而克魯福竟肯嫁之者。涎其富耳。故人皆謂爲賈買式之婚姻。輿論大不直之。顧抱樂觀者。厥有三人。達維聞婚事已諧。喜形於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昔日性情。頓自改變。恂恂謹慎。靜候佳期之屆。而享此無窮之幸福焉。克魯福則製糝備盃。不勝忙碌。時以鑽石。誇耀同儕。陶娜菘則尤爲欣慰。蓋中心宏願。惟此事。過此以往。即欲遜跡空門。不復預聞人間事矣。贈產之據。已由律師備妥。

惟待十一月七日。結婚之日。由陶簽字而已。陶娜菘見諸事齊備。心中帖然。遂過渠兄。哥拉姆處。盤桓數日。十月二十三日。哥拉姆處開跳舞會。陶娜菘力請伊弟。招達維之。未婚妻來。使載鑽石首飾。參與跳舞會。克魯福貌固可人。觀裝盛飾。益覺寶光麗色。輝煌奪目。是日之跳舞會。盛極一時。閩村居民。津津言之。至今不休。豈知樂極悲來。禍因福至。天下之事。有出人意料者。跳舞會閉幕之翌日。哀定埠晚報上。登有新聞一事。駭人聽聞。讀報者莫不驚訝失色。蓋陶娜菘於晨間被殺於臥室之次。所有鑽石。統被竊去。但哀定埠中之新聞。猶不止此。又明日。報端載凶犯已經緝獲。衆人莫不嘆警署辦事之神速。入晚。始悉緝獲之凶犯。即克魯福女士。在倫敦之米特朗旅社 Hotel Midlane 拘捕。即日解送哀定埠。控爲殺人越貨之被告。

(11)

開庭之時。克魯福堅不承認有罪。延方維克律師任辯護。方固伊高索 Hoogse 之有名律師也。而輿論對於克魯

福。攻擊甚力。不少寬恕。爲克魯福袒者。僅少數之人。其意以爲一孱弱女子。生長名門。何致手造此種殺人巨惡。至衆人之疑克爲殺人凶者。亦有故焉。蓋衆意謂克既能爲十萬利笏之故。而嫁承繼此產之人。亦能爲五萬利笏鑽石之故。而殺此老婦。並劫其鉅款以去。換言之。克魯福之舉動。無非爲利耳。但此種推測。理由殊不充分。無異兒童之任意胡言。老朽以爲毫無存在之價值。於案事最關痛癢者。莫達維若。蓋此案發生。將不但失其鍾愛之人。且失渠姑母贈與之鉅產焉。衆人觀此可憐之少年。莫不代爲扼腕。贈與之據。既未經陶娜菘簽字。則十餘萬鉅產。達維絲毫不能染指。况陶娜菘未立遺囑。所有財產。在例由法律上規定之承襲人享受。達維驟失鉅產。已屬不幸。又見其心愛之人。被控爲殺人之凶。心中悲痛。曷有其極。老朽對於此案。頗爲關切。遂匆匆赴哀定埠。以覘究竟。開庭之日。老朽幸於旁聽席上。得最佳座位。遂安然據坐。被告入庭。即能矚及。是日。被告御玄色衣。風韻極佳。爲之辯護之

律師方維克緊握其手。時時以語慰藉之。此案開庭至六次之多。發言之證左。有四十人。最重要者。厥爲醫生二人。陶娜菘之侍婢白朗歇。寶石商桑培爾及達維五人而已。二醫生之言。至爲簡單。其言曰：

陶娜菘夫人頸際繫絲巾甚緊。宛係縊殺。剖腹檢驗。見心房微損。老年之人。激刺過劇。心房易致損壞。

庭丁繼引白朗歇進。白朗歇爲陶娜菘之心腹侍婢。其言必有可取。今爲君述之如下：

二十三日晚跳舞會開始之前。余助克魯福女士整鑽石冠。主婦則親以鑽石項圈二事。加諸克魯福女士頸際。其餘鑽石首飾。如釵環釧類。尙有不少。至晨際四點鐘。跳舞會告竣。克魯福將鑽石飾物。送還主婦房中時。主婦已登床。余亦將赴寢。電燈已熄。室中惟燃一燭。置於床前。克魯福入主婦室。卸鑽石。向主婦索保險櫃之鑰匙。以置飾物。主婦卽以鑰授之。顧

果憊甚。倦不自支。聞主婦語。欣然向主婦及克魯福女士道晚安。時克女士方以鑽石飾物置櫃中。余遂離室去。尙聞主婦問曰。吾兒首飾均已置妥否。克魯福答曰。唯唯。均已安放妥當矣。

方維克律師忽起駁詰。詢以保險櫃之鑰匙。白朗歇答曰：保險櫃之鑰匙。主婦繫以細帶。扣於頸際。常攜以自隨。死前數日內。尤未見其離身。二十四日晚。主婦似猶困疲。晚餐後。家人聚談一室。而主婦獨身登樓。更寢衣。手執一書。坐安樂椅中。謂余曰。今日腦筋紛亂。身體頗不安適云云。旋即揮余出。意似不欲有人擾伊心緒。余默付不如以主婦違和之事。告之達維。達維爲主婦最愛之一人。倘侍其側。必能博老人歡心也。告達維後。余遂登樓返臥室。八點半鐘。達維來言。主婦今夕似不健適。一點鐘後。汝往彼室外一聽。倘未就寢。余當往伴。十點鐘許。余遵達維所囑。往主婦

謂余曰。白朗歇。今日女士極當不勝度。曷主歸寢。余

室外一聽。室中寂然。毫無聲響。余意主婦已寢矣。余

亦歸寢。翌晨八點鐘。余淪茗入主婦室。見主婦臥地板上。面色青紫。不禁疾呼。他僕聞聲奔集。將拉姆立。即飭人往招醫生。並報告警署。

白朗歌語及此淚簌簌下。蓋悲主婦也。方維克向之質問曰。汝於十點許聽於主婦門外之時。曾試推室門否。曰然。曾推之。但已扇閉。方曰。陶娜菘夫人每夕寢時。必緊閉其臥室之門耶。曰。常閉室門。方曰。翌晨進茶時。室門作何狀。曰。門已闕。余直入無阻。方曰。所云確乎。曰。確。余誓所言均確。此外各方面証左之言。謂克魯福女士於二十四日午後。曾來沙樂德街。據克魯福言。擬乘晚車赴倫敦。購置物事。亨利及達維二人。曾挽之晚餐。請其乘九點十分鐘由加來陶尼車站 Caledonia 開行之車行。克不允。謂擬自華物來車站 *Maverley st.* 上車。較爲便捷。但尙有證左三人。謂曾遇被告於沙樂德街。爲時極晏。手攜一囊。似極沉重。匆匆趨加來陶尼車站云云。庭訊之時。最聳動庭衆者。莫如次日達維蒞庭時之形狀。衣襪不整。容貌慘

沮。衆人見之。莫不喃喃嘆。蓋此案發生。達維實爲受痛最烈之人。是日。立欄前。供陳彼夕與陶娜菘之談話曰。

白朗歌來謂余曰。夫人今晚身體似疲困。余即登樓伴侍。夫人見余稍慰。遂遂

語至此。吃吃不能出口。若不勝羞者。有問。續曰。

遂談及余之姻事。及贈產之事。夫人謂將鑽石給余婦。他日有女。則遺女。並謂馬方來繕立約據。至爲煩瑣。用爲快快。最後言。倘能將十萬利芻。隨手贈交。寧不直捷痛快。余與夫人談約一點半鐘。夫人睡前。余始離去。余猶告侍婢一點鐘左右。赴夫人室門外。一聽動靜焉。

問官聞語竟。起立。容至嚴肅。於時。庭衆默靜無譁。側耳聆問官之言論。問官曰。汝與克魯福女士已訂婚耶。達維脣吻微顫。似曰。然。語聲至低。旁聽席上。不能聞悉。惟猜想其所答者。爲一然字耳。問官曰。婚約條忽取銷。其故安在。方維克聞語。欲起而抗辯。而達維已答曰。余不能答此問。法

官曰。然則。余換一方法。致問於汝。希汝或方維克律師。詳以相告。十月二十七日。被告曾致汝一函。實爲賴婚之書。汝曾收到否。達維聞語。猶豫不即置答。而庭衆問官之言。已瞭然胸中。齊齊注視達維。見其兩目汪汪。包藏無數傷心之淚。雖不答問官之語。而事之真相。已昭然若揭。所缺者。惟達維顫動之唇際。未發出一然字耳。

(三)

克魯福被拘後。一部分人士。深爲不平。及聞達維之供言。忽轉憐愛爲仇恨矣。姑無論克魯福是否殺人越貨之兇犯。而重富輕貧。反覆誣詐。則不能爲之恕也。至賴婚之書。爲達維之兄。呈諸官中者。官中接得此信後。對於克魯福。遂大生疑惑。於是着手偵探犯罪之證據。不遺餘力。有桑倍爾者。鑽石商也。設肆於哀定埠之俾德街 Pitt Street。蒞庭作證。供稱：

十月二十五日。有婦人攜鑽石耳環。來肆兜售。余以日來貿易平淡。故拒不收受。雖環鑽絕佳。價復低廉。

余亦未敢收購。而來婦堅欲脫售。價廉亦所弗惜。余遂取環諦視云云。

桑倍爾並可發誓。誓被告即曩日攜鑽求售之婦。此時被告之地位。何等險惡。就現狀觀之。恐不能倖免法網矣。而克魯福之態度從容。舉動泰然。但據二日來官中所得證左之言。則知克魯福實克魯福醫生之女。家無長物。四壁蕭然。自幼鞠於姑氏之家。以長以壯。就其家况而論。何來鑽石耳環。官中即依此根據。以爲提出控訴之理由。氣直理壯。言之錚錚。是日旁聽之人。莫不爲克魯福危。忽見方維克起立。方身材甚長。貌清癯。鼻微鉤。望而知深沉有謀之人也。即發言駁詰桑倍爾曰。桑倍爾君。求售耳環之婦。造寶號之日。君於當日。曾將此事記之日記簿中否。曰。否。未記。方曰。翌日曾記之否。抑後日始記之簿中耶。曰。否。從未記錄。方曰。然則。憑何特別方法。可以證明求售耳環之婦。造寶號之日期。曰。並無特別方法。但方驕言曰。有何文件。可以證明。請送呈堂上。以供衆覽。桑倍爾無辭可答。嗒

然若喪實則駁詰僅二十分鐘左右耳。至是桑倍爾惟有承認曰。來婦何人。並未注意。初未料及其人與陶娜茲被殺案。有若何關係。一日。偶閱報紙。載有一女子被逮。陡憶及曾有婦人。來肆求售鑽環。其日。似爲殺人案發生之翌日等語。庭衆聞之。均切切私語。詎方維克辯護之功。時桑倍爾垂頭喪氣。蹣跚出庭而去。方維克歸座。瞑目側身。狀至安適。實則伺隙而逞。正如鷹隼擊兔。盤旋空際。故示閑逸也。繼桑倍爾而進者。爲桑倍爾之店夥馬大拉納。所供之言。與桑倍爾無甚出入。方維克驟起駁之。馬大拉納亦以不能確定日期。辭塞而退。噫。方維克之駁詰。果屬機巧。老朽獨謂之強詞奪理。何則。桑倍爾及其夥友。縱不能證明日期。而彼售環之婦。與被告實爲一人一節。仍可矢口不移。律師雖狡辯。亦不能奪也。馬大拉納離庭時。老朽於案事之真相。已瞭如指掌。竊嘆警署一誤於着手調查之時。問官再誤於庭訊之際。致方維克得大施獍狻。逞其辭鋒。將控訴之詞。完全推翻。至駁倒桑倍爾及馬大拉納之

證言。則另有證左數人。供稱二十五日。即案事發生之翌日。曾目睹被告。身在倫敦。况桑倍爾晚間。停止營業之時。在陶娜茲夫人被殺之前。是必桑倍爾曾見別一婦人。以耳環求售。因陶娜茲案事之感觸。而發生牽混。遽謂被告即被告。可無疑義。以上皆方維克駁詰之詞。老朽特撮要以相告耳。於是。推及時間問題。達維爲最後晤見陶娜茲之一人。據達維所稱。則晚間八點三十分鐘。達維尙與陶娜茲談話。但加來陶尼車站。有信差二人。曾見克魯福於九點六分鐘開車前數分鐘。安坐於頭等車室中。方維克向官中陳辯曰。被告爲一孱弱女子。欲於半點鐘之內。(一)偷進巨宅。又當宅中上下人等均未歸寢之時。使人毫不知覺。(二)搃殺陶娜茲夫人。(三)啓保險櫃之門。竊款而逃。步行趣遠處之車站。而據車室坐。即使男子當之。使慣於盜竊之老手當之。恐亦有所不能也。方維克復微笑續曰。賴婚一舉。良心上固有缺憾。但良心上之缺憾。與刑事上毫無關係。自不能以法律的眼光觀之。况被告作

信之時。初不知哀定埠中有此慘劇。其時被告。方在倫敦報紙所載。語焉不詳。被告購物忙碌。且未嘗寓目。是對於達維之新境遇。毫不知悉。彰彰明矣。故斷斷不能因賴婚之事。遽謂克魯福曾殺陶娜菘而竊其鑽石也。方維克侃侃而談。旁聽者莫不爲之聳動。老朽亦不得所以駁之之詞。辯論四十分鐘以後。法庭以證據不充分。宣告被告無罪。但衆人心理。對於克魯福之舉動。不能無疑。桑倍爾之言。亦鑿鑿可信。徒以證據不確切。致案事終成詭秘焉。

讀者至此。請連綴案情。一索此中之詭秘。

(四)

叟語至此。默然不言。時余腦中。疑雲重重。密佈幾滿。亟欲設詞爲問。有問。叟持繩結。一一解之。此乃叟之故態。繩結蓋在講述案情時所扣也。余先發言曰。就余私見觀之。克魯福不能無罪。但殺人之事。恐非所任。我意沙樂德街住宅中。必有同謀之人。搃殺陶娜菘。而克魯福則在外接賊。達維離陶娜菘之時。爲八點半鐘。倘其時宅中有男傭或

女傭。黨於克魯福。則殺人越貨之事。可從容爲之。克魯福亦有餘暇。趕赴加來陶尼車站。登九點六分開行之車。叟支其濯濯之顛於壁。詢余曰。就君觀之。以鑽石耳環求售於桑倍爾者。究屬何人。余曰。當然爲克魯福。桑及其夥友。均能識之。叟曰。售環究在何日。余曰。此則不無訝異。二十五日。克在倫敦。決不邁返哀定埠。脫售鑽石。以蹈危險。况克赴倫敦之日。陶娜菘尙未被殺。噫。怪矣哉。叟啞然笑曰。陶娜菘既生在。則奈何。余曰。奈何奈何。叟曰。老朽每爲君述奇案。乃君之思慮。毫不進步。以若所爲。正如警署之誤走歧途耳。陶娜菘夫人之被殺。及被竊。非一人所爲者也。余曰。但叟不待余言之畢。續曰。何但之有。事至簡單。君獨未之思耳。克魯福一夕。曾以鑽石爲飾。繼而歸陶娜菘寢室。君猶憶房婢白朗歇之供詞乎。謂陶娜菘曾問克魯福曰。「吾兒首飾均已置妥否。」君試思此語。何爲而發。必陶娜菘已登床。不克前往監視克魯福之歸置飾物也。故出此問。余曰。然則。叟意以爲。句叟曰。老朽所言。初非意揣

之詞。實爲確切不移之事實。克魯福羨此鑽石。欲竊之而無機會。置首飾於櫃中之時。陶娜菘已登床。白朗歇已離室歸寢。此實莫妙之機會矣。翌日。卽二十五日。克以耳鑽求售於桑倍爾。是一大破綻。脫售不果。遂往倫敦。售去較易。警署赴倫敦偵查此案時。舉措乖謬。令人可笑。倘警署將克魯福之照片。徧示倫敦大鑽石肆。詢以曾否見此女士。以鑽來露。必有所獲。老朽非警署中人。追索案事。較爲困難。而調查所得。則知十月廿七日。換言之。卽克魯福被逮之前三日。先曾往比利時國。當日卽歸倫敦。陶娜菘之鑽石。均已脫售。此中詳細。於案事無甚關係。恕不絮絮。余曰。然則殺人者。果屬何人。叟曰。此案至奇。君試思之。彼殺人者。與竊物者。既不同謀。則必另有目的。不然。誰肯手犯凶案。以庇護竊物之人哉。叟語至此。默然有頃。兩目閃閃。如嘲如諷。忽嘆曰。容貌奇怪之人。心思往往叵測。達維之狀貌。老朽前已爲君述之矣。余非謂達維之殺陶娜菘。爲有意故殺。徒以愛克魯福之情摯。故不惜行凶以庇之。當

白朗歇告達維以陶娜菘身體不舒後。達維卽登樓往伴。其時陶娜菘必已發現己之鑽石。爲人所竊。此必克魯福所爲無疑。不禁大怒。遂作申申之誓。託克無恥。并揚言必訴之法庭。追索贓物。達維聞語。震驚失措。遽前以絲巾圍其頸而縊之。原其初心。無非欲阻陶之聲張耳。豈知用力過猛。竟將陶縊殺。吾知達維目覩慘劇。心中必驚駭欲絕也。君倘疑老朽所論。未盡實在。則請君細思。當晚間八點餘鐘之時。陶娜菘家人都未就寢。殺人之凶。何自而入。又何門而出。耳目衆多。乃無聞見之者。是殆神怪矣。故啓閉陶娜菘寢室之門者。卽殺人之凶也。其人爲宅中之一人。故無須出入門闥。卽能殺人。其人必衆人之所不能疑及者。是則舍達維外無第二人矣。達維以鍾愛克魯福之故。至手弑姑母。嗚呼。亦云很矣。現在達維之處境。異常艱窘。陶娜菘之財產。旣以陶死之故。不能享受。克魯福又掉頭不顧。絕婚而去。噫。若達維者。誠所謂人財兩空已。

(怪叟偵探談第八案完)

商務印書館徵求中國文學者

(傳記) (年譜)
(家譜) (墓誌)
(逸事) (畫像)

啟事

文人之生卒及其家世，在研究他的作品時，是極有用處的。我們現在想搜尋自六朝至現代的中國文學者的傳記、年譜、家譜、墓誌、逸事及畫像，以爲編輯上的參考。但這種材料，散在各地，甚不易得。希望國內的研究文學的先生們，著名文人的後裔，及與著名文人生在同地的人，能够幫助我們，賜寄他們所有的，或所搜尋到的這一類的材料給我們。現在謹佈徵求簡章於下：

一、徵求的種類爲

(甲)重要文學者的傳記墓誌。(凡未收入於通行各書，如碑傳集續碑傳集等書者，或墓誌的拓本，或從不易得的府縣志、山志、書院志，及文集中鈔出的傳記俱可。)

(乙)重要文學者家譜。(如湘鄉曾氏的家譜。)及年譜。(不易得的單刻本或鈔本。)

(丙)流傳於各地民衆口中文人逸事的記錄。(如羅隱徐文長諸人的逸事，流傳的區域甚廣。其他著名文士也常有逸事在他故鄉或常住的地方流傳者。)

(丁)重要文學者的畫像的拓本或畫軸。(文人的畫像，往往見於各地祠廟的石碑上，或有家藏的畫軸或先人的真容。如係笨重的畫軸，請於攝影後寄照片來，不必寄原畫。)

二、來件收到後，當分別其性質，略奉薄酬。(本報或其他書報。)如係不易得的圖書，如好鈔本，好拓本或原畫，欲得特別的酬報者，請先聲明。

三、來件如爲特別珍貴的圖書，不欲售或贈給我們者，請借給我們鈔錄，或攝影；俟鈔或攝後即掛號寄還，並奉薄酬。

四、來件如不合用者，當於收到後一星期內寄還。

五、來件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小說月報社收。

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社謹啟



一飯緣

羅伯詩原著 湘君

第一章 將錯就錯

費綠玉苦着嗓子說道：『我到這裏祇有三天！』伊哥哥一頭很命的吃着鹹肉和雞蛋，一頭說道：『妹妹，這是無法的事。生意要緊。我得趕今晚的船到巴黎去，至少須一星期纔能回來。』綠玉道：『爲甚麼我不能住在這裏等你回來呢？』伊哥哥道：『你說甚麼！你一個人在倫敦，住在男人的屋子裏，這不是胡鬧嗎！當然你不能！』綠玉含着淚，哀求說：『不要這麼忍心，自從我幼時離開這裏，就沒來過的。我容易來，簡直還沒有玩開頭，你就要送我回到鄉下去。』伊哥哥一面將碗遞過來叫伊斟咖啡，

一面說道：『我明白你的難處，可是沒有法的事。若不是有這件事發生，你可以在這裏住一個月。到年底我不十分忙，你可以再來，那時你可以盡興的玩一趟。至於你現在要一個人住在這裏，這個不成問題。姑媽不知道要怎樣說你呢！』綠玉隨即應道：『不讓伊知道，就得了。』伊哥哥大笑說：『這個做不到，你愈不要伊知道，伊愈曉得的快。』綠玉半信半疑的，說道：『請你把那橘皮糖醬遞給我。』伊哥哥一面將糖醬遞給伊，一面搖着頭說道：『這是做不到的事！』說着，隨手拿起火車時間表來看道：『一點零五分的車好，你到家正六點多鐘。我去打一個電報給姑媽，叫伊到火車站來接你。你很有時候收拾你

的東西。」

綠玉離了伊坐位，立起身來，靠着棹子挨到伊哥哥伯波身旁，忽將雙手緊抱着他的頸項，將頭靠在他的額上，嬌聲說道：「哥哥，你在世上只有我這一個妹妹，我一年到頭隨着姑媽住在鄉間，就如孤兒一般，簡直沒有一點人生樂趣。你現在強要送我回去，不是叫我灰心嗎？」伊

蓬鬆的頭髮竟將伯波的眼睛遮住了。他一頭將綠玉的頭髮拂開，一頭發急的說道：「綠玉，放手！把我的領子弄壞了！你看時候不早了！」綠玉不但不放手，還要抱得緊些，說道：「哥哥，我要住在這裏！」伯波道：「那不行！」

綠玉道：「我要住在這裏！你不讓我住，我就要你趕不到那火車。我身上還有二十個金鎊，你若是趕我出去，我就去住旅館。」伯波喘急了道：「天呵！誰教你的這個事萬幹不得！姑媽若是曉得了，你可就不得了！」綠玉擔保道：

「我包你伊不曉得。」伯波道：「可是你獨自住在這裏也沒有趣味。」綠玉用伊的頭髮騁着他的下頰，說道：

「我情願住在這裏沒有趣味，不情願到鄉間去受罪。」伯波被伊撩得無法，只得說道：「好好！隨你的意思，可是無論怎樣，你不要鬧亂子。我這早忙得很，有一大些事要做。乖妹妹，你去把我剃鬚鬚的東西預備好，我去揀一揀領條。」

當日夜間，伯波在海船上頭暈作嘔，受暈船的罪；綠玉獨自舒舒服服的睡在床，想着伊現在情況，不覺心滿意足的自言自語道：「我暫且把這屋子當作是我自己的。想不到世上有那麼一個姑媽；那末，我愛做甚麼就做甚麼，愛怎樣做就怎麼做，愛甚麼時候做就甚麼時候做。就如同我再也不站在別人的廳簷下，靠別人的鼻息生活。可就是一樣，我不要混來，或嫁給牧師做老婆。這幾天我得很命的樂一下。」

四天後，正是星期六晚十一點半鐘，伊躊躇了半天，不知道怎樣消遣，末了纔鼓起勁來決定先到一座最闊的酒樓去吃夜飯；吃完飯，就去看電影戲；看畢影戲，就去聽

大戲。在平常人看來，這似乎是一個極樂的消遣法。但是
一個人每天這樣的獨自去做，沒有同伴的彼此談話，可
也就不須兩三天就生厭煩了。綠玉雖覺得悶的慌，却不
會應了伊哥哥的話。因為伊可以自由自在的，玩得也不
算不得意，可就是一樣——

次日伊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這天是星期日，天氣
晴和，伊打定主意上禮拜堂去做禮拜。伊本來不想去做
禮拜，可是心中總覺得有一點不安舒，遂自己勸自己道：
『我應當遵姑媽的教訓，去做一個禮拜；做完禮拜，就公
園去走走，看看那些紅男綠女。』伊遂穿了一身青灰色
的衣服，帽子和鞋子也是灰的。打扮得極其齊整，去最近
的禮拜堂去做禮拜。誰知道禮拜雖然做了，却是白受了
一兩點鐘的悶，竟沒有這個眼福去看那紅男綠女！因為
禮拜剛完，忽然下起傾盆大雨來了。

伊走出禮拜堂門口，立在門樓底下，朝天望了一望，又
看了看自己這身新衣服，不覺很命的說了聲：『倒霉！』

伊在那裏站了約有半點鐘的光景，纔看見一部摩托車
經過，伊遂坐了這摩托車回來。然而一肚氣竟沒有發洩
的地方。伊胡亂的吃了一頓午飯。飯後，走到窗口要看天
色怎樣。那雨還是不住的往下瀉，街上冷冷淡淡的沒有一
個行路。那一種蕭條景况，使人覺得舉目荒涼。然而伊

却自慰道：『幸得我不是在鄉裏，每逢星期日下午，那討
厭的牧師就到我姑媽家來騙茶吃，弄得人人不安。』伊
喃到這裏，遂轉過身來，向滿屋子裏望了一望，說道：『不
知道我哥哥有甚麼好書讀讀麼？』伊於是將伯波所有
的書都搜集攏來——統祇有幾本書——搬到面前，將
腿牽着坐在一個大皮軟椅中，再將那些雜七雜八的書
搬放在自己兜內。伊從這本書翻到那本書，這樣反復翻
了約有一點多鐘，覺得伊哥哥對於文學一道竟是一竅
不通。伊只得將書放下，看了一看時計表，纔三點零五十
分，不覺歎了一口氣。再看一看外面，雨點還是不住的向
玻璃窗上打來。伊無精打彩的叫傭人泡了一壺茶，拿了

幾色點心，獨自慢慢的吃，又過了一個鐘頭，直急得伊真無法消遣。正在納悶的時候，伊忽然瞧見對街的窗戶裏有一對年輕男女，似乎是情人，在那裏彼此調情。伊看了一會，忽警覺君子不窺人之私，不禁失聲笑道：「我爲甚麼這樣無意識，窺人家的私室？可是我惟願他們自己能看見他們的醜態！我不知爲甚麼人們發生了戀愛，就如此怪態百出？」

伊一邊想着，一邊目不轉睛的看着對面。可是這種消遣法也不長久。因爲天已漸漸的變黑了，各處窗戶內已現有燈光，對面的人已將窗簾放下，看不見他們在裏面做些甚麼。綠玉只得也起身將窗簾放下，開上電燈，向時計表看了一眼，不覺歎了一口氣道：「現在纔六點鐘！從現在到睡的時候我能做些甚麼呢？惟願那裏出一個岔子纔好！」

伊懶懶的走向睡房裏來，轉了一兩個圈子，忽然想起有一夜伊在戲園裏看見一個女人梳的頭極好看；遂

也照樣梳了一個，並且梳得極好，心中甚喜。於是穿上伊最時樣的禮服，站在梳粧鏡前，轉過身來，蹣着脚尖，扭轉頭，看自己的後影，正看得意的時候，忽然聽得德律風的鈴響。伊不覺稍微吃了一驚，再想到自己所做的，不覺有點不好意思起來。正在這時候，那鈴又響了。伊連忙走到德律風前，却輕輕的將聽筒拿起來湊在耳朵上，因爲伊心想恐怕是姑媽找來了。

一個男人的聲音問道：「喂！你是櫻娘嗎？」綠玉楞了一楞，答道：「我——」那聲音接着道：「聽着，櫻娘！你今晚若是沒有事，可以來同我吃晚飯去。」綠玉簡直摸不着頭腦，只得答道：「可是我不是櫻娘。」那聲音問道：「那末，你是誰呢？」這句話竟問得綠玉半晌不知道怎樣答應是好。那聲音又接着問道：「喂！你在那兒麼？怎麼不聽見你說話！請問你櫻娘在不在家？」綠玉答道：「不……在家。」那聲音問道：「那末，請問是誰說話？」綠玉提着胆輕聲的含混着答道：「我——我是一個朋

友。」那聲音說道：「櫻娘的朋友我都知道，你只說是誰。」

綠玉答道：「我是——我是三兒。」那聲音道：「三兒？我沒

有聽得說這個名字，恐怕我不認得你。這就無法！」綠玉

很希奇的問道：「怎麼的？」那聲音答道：「因為今晚我

是必要一個人同我一道吃夜飯。若是我們倆是會過面

的，我得請你賞光。」綠玉沒有回答；那聲音接着問道：

「我可不可以請你賞光？」綠玉答道：「我不知道。」停

了一會，那聲音又道：「三小姐，不知道您今夜是和我

一樣麼，悶不悶的慌？」綠玉不知道那人是誰，也不知道

自己是假冒誰的朋友。雖然與那人由德律風談了半晌

話，到底不知道說些甚麼纔好。忽然聽得他問伊悶得慌

不悶得慌，正中伊的心病，竟不假思索的答道：「我今天

簡直是悶殺了！」那人聽說道：「再好沒有了！那末，為彼此

的好處，我們何不試一試呢？」綠玉道：「試些甚麼？」那

人答道：「同吃晚飯。」綠玉道：「可是我認不得你。」那

人道：「這好辦！讓我來介紹我自己。我名叫——花樸如；職

業——大律師；光景——前程遠大，掙錢不多；證書——一紙空文。這就是我的履歷，您這可以賞光罷！」

綠玉這時候又驚又喜，不知道是答應好，還是推辭好。

伊本是悶得很，正想不到有消遣法子，忽然從半天裏掉

下這個機會來，豈不是天從人願麼！可是伯波曉得了，又

將如何呢？伊又轉念道：不使伯波知道，不是也可以麼？伊

正在思索的時候，德律風那頭的人深恐伊不去，遂探伊

的口氣說道：「我相信您是預備推辭。」綠玉緩聲答道：

「您可是沒有想對，我倒是預備着來！」伊說這話時，聲

音有一點發抖，因為這是伊初次冒險。那人道：「再好沒

有了！我這就來接您，好麼？」綠玉聽他說要來接，不覺吃

一驚，急忙答道：「不必！不必！我情願同你約到一個甚麼

地方相會。」那人道：「隨您的意思。那末，您可以坐氣車

到屏南樓去。」綠玉道：「屏南樓？那是在甚麼地方？」那

人帶着笑聲說道：「誰照顧教育你連屏南樓都不知道

在甚麼地方！倫敦城裏趕氣車的沒有不知道這地方的；

您只說屏南樓就殺了。可是我怎麼知道是您呢？」綠玉想着已今打扮齊整了，不必再換衣裳，遂答道：「你若看見一個穿黑衣服的外面罩着馬褂式的外套，那就是我。那人道：『謝謝！七點半鐘準在屏南樓相見；再會。』」

伊將聽筒放下，走向穿衣鏡面前，看着自己的影子說道：「綠玉你不是當真要去罷！你只想一想。同一個不認得的年青男子去上館子人家請的是櫻娘，德律風接錯了線，却找了一個三兒，你混跑去幹甚麼呢？」

第二章 酒綠燈紅

七點半鐘剛纔敲過，有一個穿黑的女子，外面套着一件馬褂式的外衣在屏南樓門前下了氣車。有一個年輕的男子在那裏等了許久，看見伊下車，就迎上去，一面用手去攙伊，一面滿臉陪着笑問道：「這位是三小姐麼？」綠玉瞅了他一眼，並沒有回答，祇扶着他手，任他領着走進大門，過穿堂，來到扶梯面前。

雅。地下鋪着厚軟的絲地毯，走在上面全無一點聲響。綠玉走到扶梯口，就將腳停住抬頭向四週看了一眼，說道：「這地方到別緻！」那人躬身說道：「惟願您歡喜這地方。這裏沒有音樂隊，沒有電氣風扇，也沒有買汽水的地方；可是菜却做得好，極其雅潔，——」他正說着，酒樓的招待員上前來，領他們上了樓，將他們引到一個稍暗的閣子裏。

那輕年男子就是花樸如。他對綠玉說道：「你能相信我替你點菜嗎？」綠玉將頭點了一點，就扭轉頭去看這酒樓的裝璜，要滿伊好奇的心。只見這酒樓的燈光並不太亮，每棹上點着一盞小電燈，光色溫和，並不耀眼。坐位差不多都坐滿了。男女客人都是穿着禮服。女的赤着兩條玉臂，露着酥胸，慍慍着兩眼，淺斟細語，情話依依，聽不出說些甚麼？男的都心醉神迷，看着他的女伴不暇他顧。綠玉正看得出神，忽然回過頭來，和樸如的眼睛無意的打了一個照面。只見樸如兩眼滿了歎羨的神光，突然說道：

屏南樓是倫敦城中第一有名的酒樓，裝璜得却極淡

「三小姐，您實在好看！」綠玉聽見這話，不覺紅暈臉頰。樸如瞧見伊臉紅，復接着說道：「我是說的本心話。打電話的時候，我心裏想你是甚麼樣子。可是你出我意料之外，比我所想的還要好看。」綠玉知道他所說的是實心話，竟忘記了自己的羞澀，說道：「那末，你雖是沒有見着櫻娘，却心滿意足。」樸如笑了一笑，說道：「櫻娘並不美，不過很可人意。我和伊是老朋友，並且相約兩人中若這人發愁，那人就當來替這人解愁。請告訴我，爲甚麼在伊那裏從來沒見過你？」綠玉撒謊道：「我住鄉間，同伊是表姊妹。這一次特爲到城裏來看看伊。」

他們二人相對着，停了半晌沒有話說。樸如雖然眼睛看着伊，心裏却不知道想些甚麼。過了一會，他竟按捺不住了，遂說道：「我真猜你不透，我有許多問子要問你。你准我問麼？」綠玉道：「你儘管問，可是回答不回答，那全在我。」樸如道：「你答應我三個問子好麼？」綠玉道：「得看你問甚麼問子。是關於我本人的麼？」樸如道：

「當然。」綠玉道：「你試問問看，可是我不能一定的答應你。」樸如是於正正經經的問道：「請教芳名。」綠玉忍笑不住，道：「你好像是要很嚴重的考問我。我名叫三兒。樸如搖搖頭道：「這個名子很教人難信。且算你叫三兒，請問貴姓？」綠玉道：「姓潘。」樸如笑了一笑，說道：「好！潘三兒，請問府上是在那裏？」綠玉道：「住在衛勒斯西北的極角上。」樸如道：「謝謝。我得記牢這個地址。下次到貴府去，不定登門奉候。」綠玉沒有在意他的譏刺。樸如接着問道：「第二個問題，就是你真是櫻娘的表姊妹麼？」綠玉道：「不是。」樸如聽說不是，遂將身探過椅子，逼近伊問道：「那末，你到底是誰呢？」綠玉的眼睛睜了幾睫，擦他說道：「這是第四個問題，所以不能答復。」樸如見伊和自己說話，恰是針鋒相對，不能佔伊的上風，說道：「我看你今晚並沒實話對我說。星期二我再請你吃飯，那時我再問你。」綠玉道：「星期二我有約會，恐怕不能如命。」樸如道：「那末，就是星期三。」綠玉道：「星期

三也有約會。樸如道：『星期四該可以罷？』綠玉道：

『我要回鄉下去。』樸如發急道：『豈不是我門倆只有這一面之緣，後會無期了麼？』綠玉睨了他一眼，說道：

『你請我吃晚飯時，並沒與我再會的意思，是不是？』樸如

有一點不耐煩的樣子要求道：『因為那時候我不知道

你是——你。假若明天我來看你，可不可以讓櫻娘正式的

介紹我們，從新正式的結個朋友，好不好呢？』綠玉分辨

道：『人們因德律風的線接錯了，偶然接談，不出卅五分

鐘，又沒有正式的介紹，就同棹吃飯，這樣的事，只可一，不

可再。』樸如道：『照你這話，並不住在櫻娘家裏——簡直

連認都不認得他。』綠玉道：『自有生以來，連聽都沒有

聽見過。』

綠玉將雙手支着頤，帶着相惜的臉色看着他。伊今夜

心中甚樂，酒菜都極合口味，他的人品又好，滿面春風，使

人一望就有親而敬之的心。然而若是伯波找出這件事

來——不幹！伊不再冒險。只可做這一次，往後再不能行。

時候已經不早了，已是九點半鐘，伊當回去。所以伊請樸

如喊一部汽車。樸如趁機說道：『可是你得讓我送你回

去。』綠玉搖着頭說道：『我是來陪你吃晚飯的。我們倆

是在屏南樓相會，也應當在屏南樓撒手。』樸如賭着

氣，將那馬褂式的外套替伊披在肩上，細聲的說道：『至

少你得給我一個滿意的答復，你今夜懊悔不懊悔同我

一道吃飯？』綠玉回過身來，扶着他的袖子，鄭重的說道：

『感蒙惠招，必永銘胸臆。』樸如趁機抓住伊的手，可是

伊將手縮回去了。一霎間伊已領着下樓去了。伊上了氣

車以後，纔由窗門將手伸出來，要與他握手告辭。可是樸

如賭氣不與伊握手，說道：『潘三姐，你的人品雖美，可是

心太忍！也不問別人的心裏受不受得住。』這時車已將

發動，綠玉從車門內望着他道：『誰教你要把心攔在手上

上玩，當然受不住！仔細着，不要在良宵美景的時候被人

偷去了。』綠玉剛說完，那車已冒着雨向幽暗的夜中駛

去。

第三章 終成眷屬

伯波由巴黎歸來，看見他妹妹平安無事，心中甚喜。飯後，綠玉訴說伊怎樣的消遣，可是沒有提起同樣如吃飯的事。末後說道：『我玩得極高興，姑媽並沒有來問我的事。我極歡喜見你回來了。』伯波冷笑一聲道：『我怕有一點悶人，覺得日很長一樣。』綠玉急答道：『沒有的事！可是無論甚麼人獨居，總有些不合式。你怎麼不討一個老婆？』伯波道：『沒有錢。』綠玉道：『瞎話！姑媽說你掙的好大錢。』伯波道：『是嗎？伊說了嗎？我惟願伊不要在那裏忙着幫我找老婆！』綠玉道：『這我可沒有聽說。』伯波道：『那到好，因為我自己已經定了一個。』綠玉聽說，不禁樂不可支，喊着道：『哥哥！你多早兒定的？誰在那裏？』伊接連不斷的問着伯波。伯波並不回答伊，只作沒有聽見，却緩緩的將他未婚妻的像遞給伊。伊看着像稱讚道：『伊真是一個玉人兒！叫甚麼名字？』伯波道：『伊姓白，名叫雁詩，父親是法國人。綠玉聽說伊是法國種，格外高

興。看着像竟不忍釋手，問道：『伊！』伯波不等伊問，就說道：『不要急，等幾分鐘伊就要來。』伊的哥哥是我的好朋友。我已經請他同雁詩一陣來見你。那時候你可以仔細的看伊。問伊的衣服是那家裁縫做的，用的是甚麼牌子的香水，鞋有多大，襪子是不是真絲的，這都是你們女子們所歡喜問的問子。你儘管問伊就是了。』

半個鐘頭以後，伯波和他的未婚妻同坐在靠榻上討論鑽石戒指的事。綠玉只得獨自招待雁詩的哥哥。綠玉想盡方法引他暢談，可是不能成功。後來無法，只得問他歡喜音樂麼？並且撫着鋼琴給他聽。可是他等伊撫得正起勁的時候，帶着得勝的臉色向伊道：『潘三小姐，你冒用假名的罪犯發了！』綠玉裝着沒有聽見，並且格外起勁撫伊的鋼琴。他——模如——接着道：『假如我告訴伯波和雁詩說我們倆以前見過面，並且同吃過飯，你說他們必要怎樣的希奇？』綠玉一面用力撫着鋼琴，一面說道：『你不敢，並且我沒有用假名子。我已過繼給姑媽，姑媽

姓潘，伊總是叫我的乳名。再者，你的妹妹若嫁給我哥哥，你就是我家的大舅子，應當放尊重些。你可知道我不是好惹的。」樸如聽得這話，遂挨着伊身邊坐下來，等伊剛

剛的將樂譜撫完，就將伊的手抓住，說道：「金玉良言，必永刻五臟。此身必受益不淺。我正盼望你姑媽收我做姪兒，自然我得遵規蹈矩。」綠玉帶着一點不滿意的態度，道：「姪兒」伊纔說出口，不覺紅了臉。於是極力的將他手擺脫，依舊撫伊的琴。

(完)

世界寓言

夫婦賭賽不開口

胡寄塵

從前有夫婦二人，買得餅子三個，每人吃了一個，賸下來一個，你也要吃，我也要吃，爭論不決。大家便相約道：從這時候起，大家不許說話。那個先開了口，那個沒有得吃。如此過了一回，有個匪人，往他家裏來偷東西。夫婦二人，明明看見了，却沒有一個肯做聲。恐怕一開了口，便要沒餅子吃了。家中所有的東西，一齊入了賊手。那賊人看見他們不作聲，越發膽大了。公然當著丈夫的面調戲他的妻子。他丈夫也不作聲。妻子至此，實在忍耐不住了，便大呼捉賊。丈夫拍手笑道：這個餅子是應該給我吃了。



手影術

小說世界 手影術



驢



貓



鴿



鴻

丘悼蘭



三續 猿虎記 (續前)

天游

第九回 陸穀甫喪心盡淑女 安杜生仗義救嬰兒

著者寫到這裏，暫撇下太山，將琴痕的事，補敘一番。太山從金狗輪船，給鮑維株派人押解上森林島去。琴痕從自己房艙窗內也看見。以後幾天，陸穀甫也不來騷擾。每天所見只有金狗船上庖人安杜生一個。琴痕問他送我丈夫登岸所在，是什麼地名？他還是瘋瘋癲癲的答道：「風快起了！風快大了！」琴痕還以為他只會講這兩句英語，也就不再問他。雖是這般。見他送那腌臢不堪的食品進來。還是向他殷勤笑謝。太山登岸後三天。金狗輪駛近一條大河港口。在港中下了錨。陸穀甫進艙來。也斜着眼，向琴痕道：「好孩子！船已到了。我是來給你自由安樂兩項的。見你這般悲苦，我的心也軟了。現在要盡力想一個補救方法。你丈夫呢，原是個畜生。已經將他衣服剝去，送他回鄉。現在他已經赤着身子，在森林中同那些野獸相處三天了。這是他最適宜的地方。可以不必再去想他。我陸穀甫同他比較。大大不同。不但生於貴族之家。并且受過高等文明教育。生成一個上等紳士。親愛的琴痕！我願意把受過高等文明教育的愛情給你。使你從今以後，常常同一個上等紳士做伉儷。當初你年紀輕，不識人。把你純潔身軀，許給一個人猿。前幾年跟着他過那野蠻生活，諒來你也苦極了。琴痕！我愛你得很。只用你答應一聲，以後決不使你

受絲毫苦楚。就是你的兒子，也可以平平安安還給你。他在艙中講這些混話，剛好安杜生替琴痕送午膳來。到了門外，聽見艙內有人講話，就立定了。把他長頸子上綴着的那顆小腦袋一側。那雙促在一起的眼睛，半開半閉。側着耳，哈着腰，在門外竊聽。連嘴上長的金黃色長鬚，都往下掛着。像是很注意似的。陸毅甫在艙中把自己心中要說的話說完。靜待琴痕覆音。琴痕聽了，不覺愕然。把玉肩微聳。答道：『陸毅甫先生！你今天講的話，真是可駭。難道你想強迫我幹這種歹事嗎？我琴痕既是格萊頓約翰之妻。豈是想苟延殘喘之人。難道聽了你許我不殺，就肯改嫁與你的嗎？你這些話，真聽了出於我理想之外。陸毅甫先生！起初我還以為你是個惡奴。到今天纔知道你是愚魯之夫。真也可怪。陸毅甫受了這頓搶白。雙眼微微一闔。臉上居然也會起了些紅暈。湊上一步。低低喝道：『你既叫我愚魯之夫。今天就教你試試我愚魯之夫的手段。你這楊凱人（外國人呼美國人通稱）的囑強。可以斷送自

己兒子的性命。要使你我知道我手段，服從我。我立誓當着你的面，剖出你兒子的心來給你。好教你知道我陸毅甫尼古拉是不能辱罵的。』琴痕聽了神色不動。把頭一掉。答道：『你不必絮煩。啊喝哩。實行哩。你既想報復，也只能由你。要我改節，却萬萬不能。我兒子現在年幼，還不能加以評斷。我是他母親，却可以作一種預言。可以拿得定他若是有了知識。寧可犧牲自己生命。不願他母親犧牲節操的。我既是愛他之人。豈肯使他負疚終身，到臨死還抱着漸汗呢。』陸毅甫見虛聲啊喝的方法不行。不覺大怒起來。他本想啊喝着琴痕從他。好讓他在歐洲去誇口。宣佈灰石爵士夫人，是他外室。可以圓滿他復仇計劃。誰知這真烈的琴痕矢志不移。輕輕將他破壞了。趕過去，像野獸一般，撲到琴痕身上。一手按住他的咽喉。想按倒床上去。他的手纔按上去，艙門呀的開了。陸毅甫把手一鬆，跳起身來一看。進來的却是安杜生。一進艙門，目光又變成愚蠢。下頷張着。匆匆在艙中小桌子上，替灰石夫人擺

那午餐，陸毅甫橫着怒目問道：『你是幹什麼的？爲什麼一聲不響的竄進來？快給我走出去。』安杜生用水汪汪的藍眼，笑吟吟看着陸毅甫道：『風要起了！風要大了！』說着，仍舊忙着把幾個菜碟，在桌上移動着，只是不走。陸毅甫叫道：『你快給我離開此地。不走，我可要把你扔出船去了。』說着，奔上去，想抓安杜生。安杜生只是傻笑。一只手却見他去摸那把油圍裙上掛的佩刀。陸毅甫有些膽怯，不敢去招惹他。向琴痕道：『我答應給你的那件事，你得仔細再思索一下。我明天來聽你回音。若是不肯的話，我先把全船之人，遣上岸去。只留下我同鮑維株兩個。好讓我殺那孩子給你看。』這幾句話，完全是用法國話講的。他以爲安杜生一定不懂。所以也不去留意他。說完之後，把槍門砰的一聲關上走了。等他走後，安杜生迴過頭來，看着琴痕。平時那種傻樣，已經銷滅。喃喃的說道：『他當我是個傻子。我何嘗傻來。法國話，我也不是不懂的呀。』琴痕愕然道：『這樣說，他方纔講的話，你都懂得』

的。』安杜生道：『正是。』琴痕道：『哦！我明白了。大概你是聽見他在這裏同我爲難。纔走來保護我的。』安杜生道：『你待我很慈祥。他却看我像腌臢狗一般。夫人！我助你等着我。我準定助你。非洲海岸，我是常來的。』琴痕道：『師范？人人都同我們反對之時。你怎樣能夠助我呢？』安杜生道：『風要起了！風要大了！』說着，也不再說什麼，開門走了。琴痕雖是不信安杜生有什麼方法幫助他。不過方纔安杜生那麼一來，已經感激非淺。想不到在仇人之中，還有這般一個好友。在金狗船上，住了許多天。天天都在愁悶之中，今天纔得到一線歡樂。雖然不知道安杜生究竟有無實力。已經把一腔愁緒，減輕了不少。這一天琴痕就沒有再見陸毅甫。等安杜生送晚膳來。想再同他談談。不料他舊病復發。又是從前那樣傻頭傻腦的。『風要起了！風要大了！』亂說。不過，來收拾碟子時候，輕輕的說道：『夫人！你今夜不要卸妝。把絨毯也捆起來。不久，我就來引夫人出去。』說着，匆匆要走。琴痕拉住他衣袖道：『我』

的孩子是要同去的。沒有他，我也不走了。」安杜生道：「你聽我的話做去。我完全是助你。你不要這般囉嗦。」琴痕等他走後，坐在床上一想，這件事很是不解。究竟安杜生可靠不可靠。他的忽然自告奮勇的見助，是禍是福？跟着他走，有無危險？自己飽經患難，恐再有不測，如何是好？仔細一想，安杜生平時雖有些傻氣，今天這種舉動，却確有上等人風度。跟着他走，究竟比守着金狗船，受陸穀甫蹂躪的好。不過無論如何，劇克不來，決計不走。主意已定。不再卸妝。把絨毯也用一條粗索扎起。等到夜半，忽然艙門上有人，輕輕抓了幾下。趕緊過去，把門門撥開。艙門一開。安杜生披着大氅，從外面進來。懷中抱着一捆東西，看去彷彿是幾床毯子。舉起手，把食指向唇上一按。彷彿教琴痕不要作聲似的。走到身邊，纔輕輕把抱的東西遞給琴痕道：「這是你的孩子。好好抱着，不要見了他做出許多聲音來。」琴痕趕緊把那睡着的孩子接過去。緊緊抱在懷內。他同劇克久別之後，今天纔得相見。快樂已極。止不

住撲簌簌掛下兩行熱淚來。安杜生催道：「不要多耽擱。我們走罷。」說着，向榻上提起琴痕扎好的毯子。他自己的毯子，也在門外。帶着琴痕，走上艙面。船邊已經停着一只小船，在那裏相候。安杜生教琴痕從軟梯上先下去。恐有失措，接過孩子來，替琴痕抱着。隨後跟着下去。一到船上，再交給琴痕，看他坐好。纔把纜繩割斷。一盪槳徑向烏甘壁河進發。雖在黑暗之中。安杜生却像認識似的。一些不游移。徑向前面駛去。半小時後，月色從雲中透出來。已經在船的左邊，望得見河口。安杜生迴船，徑進河口。琴痕見了很是奇異。想起安杜生怎會知道路徑。誰知安杜生白天早就定了夜中出走的計劃。借着採辦物品爲名。已經到上游來探過一次道。同小村中會長，已有約言。所以會這般熟悉。月色雖是皎潔。兩岸老樹參天。把河面上覆得密密的，一些不透月光。樹上垂着許多藤蘿。低拂人面。冷翠濕衣。清風送爽。景色非常幽靜。水中鱷魚爲槳聲所驚。撲刺作響。河馬浴水。時出窺人。森林之中，鬣狗吠月。鳥

鳥呼風。獅吼虎嘯以外。還有許多奇響。聽着令人心悸。琴痕抱着孩子。跪伏船底。雖是到了這種荒寂之地。還覺得母子重逢。喜從天降。只苦於前途的吉凶莫卜。不過覺得以後即使有什麼不幸之事發生。目前這一小時光陰。却已似登天國。幾次想在黑暗中。看一看這久別重逢的孩子面色。究竟消瘦了些沒有。朦朧中只隱隱看清一個面龐。只得仍舊將他攬入懷中。到三點鐘時候。安杜生將船駛到一個空場邊。隱隱看見場邊有許多茅屋。屋外圍着短柵。安杜生停了船。喊了許久。纔把村中人叫醒。這個村子。就是他白天來過。同他有過預約的。村人出來。同安杜生問答。黑暗中看不清面貌。聲音非常可怕。安杜生扶着琴痕上岸。把船繫在灌木之中。提起行李。領着琴痕上村中去。到了村門邊。有個女人出來接待。問起纔知道他是會長之妻。白天先送了他禮物。纔出來招待的。依那女人。要讓他們會長屋中睡去。安杜生恐怕琴痕膽小。見了土人害怕。婉言相謝道：『深夜相擾。已經不安。何敢再去擾

會長清夢。我們就在這空地上睡一夜便了。』那女人見他執意不肯。只得自去。安杜生等他走後。纔告知琴痕他的用意。並且蟲蟻太多。還不如戶外睡得安寧。說着。先替琴痕鋪好毯子。讓他睡下。自己却遠遠打開毯子去睡。他是什麼地方都睡慣的。一躺下去。就睡着了。琴痕却從來沒有嘗過這種風味。在這硬地上。找不到一個安穩之處。良久良久。纔把孩子勾在臂內。朦朧睡去。等得醒來。天已大亮。環顧四周。圍着一二十個土人。大都男人居多。那種奇形怪狀。琴痕雖也知道他們未必加害於他母子。却也有些心驚。把孩子緊緊攬入懷中。有一個土人拿着一葫蘆的羊乳。送給琴痕喝。琴痕知道他是懷着一番好意。向他笑謝。不過看着那個葫蘆。給煙熏得烏黑。嘴上身上黏着不少乳乾。從外貌看來。就像是從來沒有洗過。不知經過多少人喝過。有些惡心。用手去接。誰知琴痕本是一個美人。在波的磨倫敦都是知名的。他笑時態度。更是可愛。那土人見了。也非常敬愛。竟不肯放手。要他自己握着給

琴痕鳴。琴痕聞到他身上一股臭味。幾乎吐出來。正在不得開交。虧得安杜生過來解圍。他接過去。喝了一半。拿出一串藍色假珠，連葫蘆一齊交還那人。那時日已上升。酋長已經出來。見他部下圍着琴痕。把他們喝開。自己站在一邊。同安杜生談天。琴痕又想着那孩子。只苦於他還是睡着。日光過烈。怕驚醒了他。不敢揭開那臉上覆着的毯子來。留心聽安杜生却在那裏，用土話同酋長談天。暗想安杜生真也古怪。上一天還以爲他是個傻子。不料在這二十四小時內，發現出他不但懂得英法兩國語言。居然還會得講非洲土話。從前還以爲他是個靠不住的，殘暴

之人。這二十四小時的行爲，却又不像。不過要說他真是個俠義之士。這一次援手絕無歹念。從他外貌上看來，又有些不合。莫非他是深沈不露，還有別的心腸嗎？正在想着，想去把孩子的毯子揭開。恰好孩子醒了。在毯子中牙牙學語。知道這一回可以仔細端詳自己的孩子了。一手把毯子揭開。剛好安杜生掉過來看他。看見琴痕忽地站起。把孩子舉起，在日光中，仔細端詳那個目光炯炯的胖孩子。忽然長呼一聲。雙膝一軟。倒在地下暈過去了。

(未完)



編者與讀者

關於現金懸賞徵文的緊

要消息

這兩個星期中，我們得着許多許多同志的信說道：

「暑期懸賞徵文，最好不限定是學生，因為小說在現在的時期，正是最重要的一種文字，難得有這種試作的機會，倘若一加限止，豈不是使「非學生」們向隅了呢！」我們認這種提議為有研究的價值，磋商再四，決意開放。將本刊七卷三期「應徵簡章第五條」修改如下：

來稿另紙註明，姓，名，字，住址，在學校者請註明在何級讀書。並請註明已定小說世界否，如已定閱，祈將定單號碼寫上。——稿上請註應徵兩字。

第七條之（註）亦完全取消。

我們格外再給各位一個最好的機會，就是將第八條的截止期改為九月底（前會寬放至九月半）

敬請同志諸君，快奪錦標。

白骨黃金是閱者所極歡喜的，但是現在接着著者南海馮六先生夫人雙雙女士的信，說：馮先生小有疾，所以第四卷尚未能見寄云，原信錄後：

……外子趕造路工報告呈局呈部忙甚懣甚。且小有疾。兩接快郵大教。未及肅覆。殊歉慙。囑轉告「白骨黃金」第四卷大約九月初旬方能寄奉……

雙雙

我們姑且利用這個時機從第十期起，將未完的「家庭記」再行披登以饜愛讀者的欲望，而「白骨黃金」

一等寄到，也就續載。

我們因為要補齊脫期的兩本本刊，所以不免有許多多的望漏，即如猿虎記，本有不少的插圖，亦以趕趕的緣故，祇得暫付闕如，（兩期之後仍有插圖）我們雖是十分的愧慙，却有十二分的希望，希望諸君能够鑒諒，依舊時常指教着，並且賜我們格外多而精美的作品。

本期附贈民衆文學第六期。

交 換



這類的事情，實在奇怪的狠：

暑假懸賞所以應徵的，只準學生。難道說只有學生可以有研究的程度——指小說——別的青年，就不準能及格了麼？這種事情，實在莫明其妙。

讀貴刊的青年，恐不能盡是學生啊！至少也有三分之一的非學生時代的青年罷！這種懸賞的事情，一方面固然是有什麼提倡的意旨，然而一方面也是有增進讀者的興味的意思，哪這那能只限學生時代的青年應徵啊！

這並不是以一人的私意，去麻煩先生，這實是好多友人的意思，也或許別處的非學生時代的青年，也都有這樣同樣的意情啊！

望詳悉的賜教。

國愛葵

我這次看本刊（七卷三期）中，有暑期徵文懸賞，拜讀之下，心中有些懷疑，為什麼限制在學界的人，可以撰這徵文稿，如是似乎太限制一點罷…… 俞熾臣

讀小說世界見暑期徵文，偉大之舉，為藝術界開先聲，甚佩。惟僕尚有二問，願承教誨：

（一）已發見的可以應徵麼？

（二）可以由作者自定名次麼？（譬如說「我願意在

第五名以內，否則請不必取之類）此兩則為條例所未定，謹請賜福！

張末士啓

末士先生：你所說的兩樁事體，因與徵文的原旨不合，所以不能辦到。

編者

小說世界第七卷第二期，南摩老人譯的偵探小說「鑽石商」一篇，內舒蒲滿自謂與柯諾夫過從頗密。（見第二節）乃警署招舒氏往見拘囚，又云弗識。（見第三節）請再詢譯者，當作若何解說也。

松江曹仲芳



舉家悲傷以為不救幸服自己藥片得慶更生

湖南衡山石灣厚生號向國瑞君來書云小女乘體孱弱偶受微風即發熱症腹瀉胃不消化或大便閉結夜眠多啼不思飲食等病遍覓良醫診治終無效果自去年三月間忽染吐瀉之症良醫均皆束手幾至不救舉家悲傷幸故友自申返里竭力舉薦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弟即



滙票至貴局購來一瓶試服後諸病減半連為服用兩瓶未完而諸症若失弟及內人舉家均感謝無涯小女亦感再造之恩今無以為報特

呈小女相片一張祈即連同此信刊報以告同胞而鳴謝悃凡家中有小孩者不可不備嬰孩自己藥片一瓶於家中以防不時之需如尊處無從購買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對於閣下及尊夫人清導丸誠係清內腑之要藥

婦科各症中之最難堪者惟是丸能療治之也因其功力對於男子亦屬相同潤腸導滯之功出自天然功能平肝火利胆汁專治頭暈目眩疾病頭痛面起紅瘰氣色暗滯以及口氣穢濁等患且減痔瘡痛苦可免痢疾腹瀉之虞可保內腑時常清潔潔淨也江蘇泰州郵務局李寶甫先生



來信云寶甫現為世界上康健人矣湖自服務社會迄今十有餘年任勞任怨戴月披星甚至精神頹唐遇事生厭肝火上升大便閉結口中乏味面現紅瘰百計求治迄未見效及服貴醫生紅色清導丸霍然全愈矣鄙人現服務於郵局精神倍增病夫之名更改為寶甫矣略誌數言以代鳴謝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英文雜誌十週年紀念號徵文啓事

本誌自創辦以來，條屆十載。雖無特殊之表見，足以自炫於藝林；然常抱實事求是之宗旨，務求有助於國內研究英語文學之同志。對於創辦時所揭櫫之目標，所謂「A Help to the Study of English 者」，不可謂無稍有成就。復以海內外讀者不棄，時時投寄佳作，寵錫箴言，俾篇幅增光，改進有賴。以致聲價日上，銷數益增，同人等感愧之餘，益思有以副讀者之雅望。擬于本年年底本誌十週年之期，刊行一紀念特號，增加篇幅至一倍以上。除原有各門，第一至十卷總目索引，及特約專家撰稿外，復擬就徵文題二，及投寄酬報辦法數則，敬揭於左。務望海內外作家不吝賜教是幸。

徵文題一

中國學校英語教授之現狀及改進方法 (English Teaching in Chinese Schools and How To Improve It)

徵文題二

我所得益於英文雜誌及我希望於英文雜誌者 (What The English Student Has Done for Me and What I Expect of It)

(注意) 應徵第一題者以學校教師爲限。文字宜用英文。篇幅至多六面，約計二千字。刊登者第一名酬現金三十元，第二名二十元，第三四五名酬實價書券十五元至十元。第六名後酌贈書券或本誌第十一卷全年。

應徵第二題者不限資格。文字亦用英文。篇幅至多三面，約計一千字。刊登者第一名酬現金十元，第二名酬書券八元，第三名書券五元，第四名後酌贈本誌第十一卷全年或半年。

應徵之稿須繕寫清楚，每紙祇書一面，如能用打字機打出更佳。

應徵之稿須於本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前寄到本社，封面上請寫明英文雜誌十週年紀念號徵文字樣，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所英文雜誌社收。遲到者恕不割愛。

商務印書館 英文雜誌社 謹啓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 二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
- 三 數若千，亦請書明。
- 四 投寄之稿，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
- 五 及地點，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六 稿未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七 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
- 八 投寄之稿，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
- 九 投寄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 十 原稿如來稿，二星期內退還。酌致薄酬如下：
- （甲）現金。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 （乙）書券。由本社酌定，不
- （丙）本雜誌。酌定，不
- 豫先函商。若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
- 稿時，同聲明。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
- 稿時，同聲明。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
- 所有之稿，本社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
- 恕不致酬。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
- 願寄人增刪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 十 願寄人增刪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 編譯所內，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地(790)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三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分館

定價表

每冊	每週一冊	普通號	特刊號
一冊	數現款及兌票	郵票	郵票
一卷十三冊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六分	一元二角六分
半年二十六冊	二元二角	二元二角六分	二元二角六分
全年五十二冊	四元二角	四元二角	四元二角

郵費表

國內(蒙古新疆除外)	本埠	外埠
日	二角	四角
郵費	八角	一元六角
郵費	三元二角	三元二角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止咳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打洋七元七角



上海江西路七十二號 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兜安氏止咳藥片

此藥片係本公司新出品藥料純良性極和平味甚適口香氣文雅藥之形式為扁圓小片裝於小玻璃瓶極便隨身攜帶可以藏之衣袋凡患咳嗽喉痛喉嚨刺激聲啞聲嘶等只須含藥一片徐徐化之畢竟有奇效也倘演說唱歌唱戲諸君在未發聲前含化一片可免喉嚨發癢刺激咳嗽諸患而於歌妓尤為相宜請試之方知此藥之不謬也